顧端文公遺書

顧端文公還經錄

後學高攀龍輯　孫樞重錄
門人馮從吾訂　曾孫貞觀授梓

陽明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信斯言也告子諸人之說皆是耳孟子曷為而非之或曰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善有不善上知下愚不移也其旨蓋與陽明相表裏信斯言也告子諸人之說即孔子之說耳孟子又曷為而非之

孟子曰性善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兩說判若氷炭吾儒與異端學術幾微之辨亦就此而決陽明曰孟子只是

說箇大槩明以孟子之說爲踈矣却不敢直指其非又曰無善無不善悟得時只此一句已盡明以告子之說爲精矣却不敢直指其是委曲調停漫爲兩可之論曰孟子是就源頭上說告子是就本體上說又恐不合分源頭本體作二義看則巧爲儱統之論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信斯言也告子之說也紛紛之辨何爲者孟子道性善語本體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語發用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語流弊也陽明顧取三說當之何居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看一習字分明見得性中原沒箇不善惟謂上智下愚不移却似性果有善有不善何如曰此處孔子亦自有箇註脚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所謂下愚蓋指不學者而言然則下愚亦是習也非性也孟子性善之說眞是顛撲不破

告子無善無不善一語遂爲千古異學之祖得之以混世者老氏也得之以出世者佛氏也得之以欺世者鄉愿也

世間只有兩種人做君子的便著了善一邊小人來非刺他做小人的便著了不善一邊君子來非刺他獨鄉愿不然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平平穩穩没些子圭角旣中了小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乾乾淨淨没些子班點又中了君子更於甚處尋他善不善

聖人誠不能虛上加實亦不能離寔爲虛老氏離寔爲虛

者也聖人誠不能無上加有亦不能離有爲無佛氏離有爲無者也是故愈近愈遠愈似愈離嫌於近似而重爲之諱此以妄廢眞也惑於近似而輕爲之擬此以妄亂眞也皆非也

墨子以兼愛爲仁楊子以爲我爲義似天理而非天理鄉愿以生斯世善斯世爲可似人情而非人情

楊子爲我其老氏之淸淨乎墨子兼愛其佛氏之慈悲乎

六經語孟學庸具在其論性本自有定也陽明却以爲無定而欲盡收告子諸人之說其論知行本自無定也陽明却以爲有定而欲孤行其合一之說吾所以謂之勞攘者以此

書曰惟精惟一陽明曰惟一必在於惟精惟精乃所以惟

一也語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陽明曰約禮必在於博文博文乃所以約禮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陽明曰尊德性必在於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其好持論如此

此理活潑潑地縱橫上下憑人認取卽如陽明所謂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有何不可然畢竟只是議論意見不免有窒礙處

陽明於知行合一之說最爲喫緊却曰見好色聞惡臭是知好好色惡惡臭是行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曰知之眞切篤實處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又不免許多分別相也如何合一得

食色性也何善何惡仁內也非外也以我爲悅自然而然何須著力義外也非內也以長爲悅偶然而然何處著力總是一箇空也

或曰陽明之無善無惡卽大學之至善中庸之未發周子之誠無爲程子之廓然大公耳何疑竊惟大學明言至善何謂無善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不言善惡之未發也其欲以周程二子之說爲證亦必曰無誠無僞無公無私乃得耳

或又爲之解曰耳無聲斯能善天下之聲目無色斯能善天下之色心無善斯能統天下之善陽明之說何疑愚惟陽明[illegible]無善無惡未嘗專言無善也今曰心無善斯能統天下之善則亦曰心無惡斯能統天下之惡可乎

或曰陽明言性卽與孔孟殊亦未嘗言性惡何爲非之曰陽明將這善壓倒與惡平等看其流弊乃更甚於言性惡者

或問陽明言根本上用功此說甚好其論博文約禮却曰文散於外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涵於內而一本者也故曰約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隱而難見之文也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又似教人就枝葉上做工夫與前說不免矛盾曰然只是陽明好立異論便有這般窒礙處

自古聖賢論學只是隨時隨處隨意發明其於知行或合言或分言或專言或互言參差不齊各有攸當如曰精一曰擇善固執曰知言養氣曰聖智所謂分言也如吾

十有五一章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知之屬也而行在其中矣不必更說箇行也曰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屬也而知在其中矣不必更說箇知也所謂專言也如中庸說道之不明却歸於人之不行說道之不行却歸於人之不明所謂合言互言也是故其分言也雖著兩箇字可也陽明乃曰此古人補偏救弊不得已而然則似以兩爲多矣其專言也雖著一箇字可也陽明乃曰這工夫須著兩箇字方纔完全無弊則似以一爲少矣其合言互言也雖謂因行得知可也所云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地之險夷必待身歷而後知是也雖謂因知得行亦可也所云知食乃食知衣乃服是也陽明乃曰是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則是有見於行之

爲知無見於知之爲行就一說之中亦且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紛紛之辨不幾於自相矛盾乎

朱子嘗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此即陽明所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也又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又曰處事接物之際常教此心光瞪瞪地然則其爲知也未嘗不真切篤實也謂之便是行可也其爲行也未嘗不明覺精察也謂之便是知可也由此觀之陽明之說亦無以加於朱子之說也乃獨議其析知行爲二何哉

又按朱子嘗曰只有兩事理會踐行曰致知力行用功不

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此所謂分言之知行也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則知尚淺旣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復前日之意味此所謂互言之知行也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曰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曰講得道理明白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曰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此所謂知爲先也曰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在自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只是工夫難曰善在那裏自家都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曰爲學須是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

無存養縱說得明自成兩片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曰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關了曰人所以易得流轉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此所謂行爲重也曰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或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答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就知上理會行有未知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此則又言知行之後先重輕不可執一凡欲人隨其所不足處用力也合前後觀之朱子之說四方八面無不周遍陽明止窺見一隅而已

陽明雖曰知行合一然就其言觀之一則以見好色聞惡臭屬知以好好色惡惡臭屬行一則以知爲行之始以行爲知之成一則以明覺精察爲知以眞切篤實爲行是二者終自有辨也蓋知與行原是一而二二而一是故合言之而條理自然清楚不爲儱侗分言之而血脉自然貫通不爲破碎專言之而全體自然具足不爲欠缺互言之而妙用自然周流不爲攙和要不可以一說拘也陽明只執定一說便處處窒礙雖力爲張主巧爲周旋彌縫回互幾無滲漏攻擊論難了無顧忌縱橫反覆杳無端倪而彼此牴牾首尾乖戾不覺破綻迸出試看陽明是甚聰明一切氣節文章功業甚事做不去到此終自費力蓋此理在天地間坦坦平平自有固然順

之則是逆之則非非人力可得而安排也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是謂主意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謂工夫陽明以二者分屬知行何居

陽明直是無端自昔儒者有言知不是行行不是知否陽明乃曰知與行不可分作兩件而為合一之說有言心不是理理不是心否陽明乃曰心與理不可分作兩件而為合一之說此無端之爭辨也有言一念發動雖是不善卻未曾行便不須禁止否陽明乃曰我所以說知行合一正欲人就此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

普潛伏在胸中有言五伯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遂悅慕其所爲否陽明乃曰我所以說心理合一正欲人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此無端之標榜也至其門人徐黃諸君却又以合一爲疑往復不決則分明認定知與行截然是二事心與理截然是二物而陽明合一之說果不可少於世矣此無端之論難也非吾道一厄哉
學術之辨有偏全有邪正論偏全則偏者全之餘也勢必相合而爲用伊尹夷惠是也論邪正則邪者正之蠹也勢必相競而爲敵釋老是也陽明乃以爲皆我之用過矣孔子曰鄕愿德之賊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外之如此然則孔子不能用鄕愿孟子不能用楊墨陽明獨能用

釋老乎

堯舜明目達聰愬大愬婦苟有一得不憚虛已而從之至如共工驩兜伯鯀輩並負異才郄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此其所以處於偏全邪正之間者也收其偏可以為全黜其邪可以衛正此聖人之微權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此語斷得十分直截分明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從上聖賢只是於此認得分曉這箇理堯舜如此塗人如此乃至桀紂蹻跖亦如此若就氣上看便千般百樣萬萬不齊如何說得是性諸子認氣為性遂有紛紛之說無論告子卽如楊墨子莫豈不聰明特達豈不有志向所以流為異端得罪名教只緣一性字欠明也故孟子開口便說箇性善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而杞

栁之辨湍水之辨食色之辨曾不少假又其章明較著者也韓昌黎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此耳陽明乃一旦爲之辭曰皆是也但執定一說便錯嗚呼由堯舜以來凡有作者其立言垂訓雖人人殊至其論性若合符節而孟子於此尤爲喫緊雖天下疑之而不顧也其紛紛之說雖天下信之而不顧也其執甚矣陽明其以孟子爲錯乎

陽明謂孟子論性從源頭上說告子論性從本體上說此猶兩下調停不敢公然指斥孟子要之非其本意也觀其門人王畿錢德洪舉四無四有之說請正答之曰畿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而無善無惡始終實用告子無以易也其不滿於

孟子可見矣又曰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也又曰顏
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也其不滿於孟子益又見矣或曰
何獨孟子彼以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即孔子亦
其所不滿也嗚呼異哉

從來論性只是一箇善陽明郤曰性無善無惡此以性爲
精以善爲粗也又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以無爲精
以有爲粗也以善爲粗則等之於惡而無別以有爲粗
則幷其善亦無之而不計陽明之敢於自信如此

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以有善有惡爲意之動將心
與意分做兩件看分明是見一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
內見一箇有善有惡的物在外郤以此議告子何故郤
又恐人窺破不得已說告子只是執定看了便差而亟

費王畿四無之說其巧爲遁如此告子只說性無善無不善其有善有不善别是當時一種議論非盡出於告子也陽明郤謂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於性有未透徹處何歟夫亦自知其無善無惡之說原從告子來而恐人之以爲告子也故爲是說以别之若曰吾之所謂無善無惡非告子之所謂無善無不善也歟雖然吾卒未見其異也

陽明曰告子病源從無善無不善上見來又曰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然則告子之說是乎非乎是非之間乎良不可解

陽明論學揭致良知三字爲宗亦未爲不可但知之一字郤須辨得分明耳陽明曰良知卽是性卽是心之本體

即是未發之中而其論性也曰無善無惡然則陽明之所謂知乃無善無惡之知非大學之所謂知也陽明既主此說一切論說俱管歸良知若曰良知何物不備耳但其與已合者輙以為是其與已不合者輙以為非與已合者雖蘇秦張儀亦以為窺見良知妙用與已不合者雖朱子大儒亦斥而等諸楊墨然則陽明之所謂知乃陽明之知非大學之所謂知也由前觀之則著於無是為沉空守寂由後觀之則滯於有是為守局拘方正恐不免壞却良知

陽明曰心即理也固是但恐未盡先正言心曰本心曰真心到理字上便不須著此字又曰無心到理字上便不得著此字可見心與理亦自有辨

朱子卽物窮理之說與陽明所謂事親時便於事親上學存此天理事君時便於事君上學存此天理之意相同但一以察識言一以踐履言耳非謂求孝之理於其親求忠之理於其君也若如其言卻如何去下工夫無論朱子世間曾有此癡人否陽明此等辨駁將偶然錯認朱子之意而然乎抑欲排斥朱子而故爲代設不通之論乎誠不可曉

洪範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陽明就大學中提出致知卻於中間下箇良字何故陽明要說這知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須著此一字

方纔有氣力又說良知無知無不知何故陽明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善知惡畢竟是分別落在用一邊若便以爲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奚啻千里所以必說箇無知無不知著此一句方纔無破綻無知孔子之說也良知孟子之說也致知大學之說也各自具足將來攙搭說便不是他本色

朱子曰卽物窮理陽明解曰此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二句文勢語意迴別惟所謂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者近之但不必更於兩句中著箇心字耳此理何有內外就格物言謂之物之理亦何不可必定著箇心字便是認物爲在彼認理爲在我反成兩件本欲合心與理爲一適不免析物與理爲二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何曾道少箇心字

陽明曰良知即性即心之本體即未發之中也然則信得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別無錯處矣却云更不著些覆藏何耶既云更不著些覆藏分明尚有錯處矣陽明於此正宜細細體認細細省察細細磨鍊聚精會神戰兢臨履如古聖賢之用心庶幾日積月累豁然貫通內外精粗了無間隔乃云我今纔做得狂者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遽自擱截何耶試看狂者行不掩言與陽明所謂更不著些覆藏是同是異孟子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言者也味其語意乃以不掩爲非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此陽明所謂不著些覆藏者也

乃以不掩爲是兩掩字義正迥別陽明欲自託於狂獧
相附會旣已謬矣其徒又從而和之曰是聖人的眞血
脈何耶或曰齊宣有好勇之疾不諱好勇有好貨之疾
不諱好貨有好色之疾不諱好色孟子許其足用爲善
每與論事未嘗不稱堯舜而述湯武也陽明之論與孟
子何異曰此孟子默默旁觀以爲齊宣此意猶近朴實
非文過匿非者此故遂許其足用爲善要未嘗明言其
所以然也卽齊宣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向使齊宣自以
爲好貨好勇好色總總無妨我但不著些覆藏而已遂
公言於孟子之前而不諱則是以不文過爲文過以不
匿非爲匿非私意之中更起私意此乃斬滅生理與死
爲鄰扁鵲盧醫將望而却走非徒疾而已也尚可與之

為善乎近世談陽明之學者往往率意順情恣睢放誕無所不爲有從而詰之輒以陽明斯言藉口一語之謬流禍無窮吁可不畏哉更有一說所貴乎不諱好勇者謂其能知好勇之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於好勇也所貴乎不諱好貨者謂其能知好貨之爲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於好貨也所貴乎不諱好色者謂其能知好色之爲疾而治之也非與其終於好色也若曰我只不着些覆藏縱天下謂我不揜言也罷則亦率歸於亡而已矣

大學先知止中庸先擇善雖謂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未嘗不可也且曰我今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則未嘗不知也又曰待知得眞了方纔做行的工夫則未嘗不行

也乃遽斷之曰終身不行亦遽終身不知何哉

朱子以曾子爲未知體之一陽明以曾子爲未得用功之要二語作何分別

陽明以知爲性與謝上蔡以覺爲仁正同總這箇字作實字看亦得作虛字看亦得最好作弄佛氏得手處全在此所以能鼓動得人却見上蔡被人駁過便又說箇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其善護持如此

孔子闢鄉愿孟子闢楊墨自漢以來儒者闢佛老二氏其用心遠矣陽明乃曰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是舉一而廢百也信斯言也孔孟非歟嗚呼聖賢以異端爲舉一而廢百陽明以攻異端者爲舉一而廢百聖賢爲吾道而攻異端陽

明為異端而攻吾儒此何心哉
老氏何以為虛之賊也謂其絕聖棄智也陽明不之咎也
弟曰是從養生上來非虛的本色而已釋氏何以為無
之賊也謂其離父子廢君臣也陽明不之咎也弟曰是
從出離生死上來非無的本色而已然則陽明之於二
氏惟是嫌其虛不盡也無不盡也若幷此一念而去之
便是虛無本色乎
陽明將儒與仙釋設一廳三間之喻殆不可曉即吾盡性
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
謂之釋只是一物曰中曰左曰右分而為三矣分而為
三可割也一則以何者自與以何者與人不可割也其
重訊於儒者何也如以仙家言虛儒者不言虛殆以虛

爲仙家之物也釋家言無儒者不言無殆以無爲釋家
之物也遂疑其剝而與之乎則虛無者亦是一物而二
名不可分屬左右且此正指性命之妙言既以分屬左
右則所謂中一間者又何在也此蓋陽明深有味乎仙
釋見其與吾聖人同而又爲名教所持不敢不謂與吾
聖人異故陽離陰合爲此含糊影響之語曰一厘同
也儼然以範圍三教爲己任曰三間言異也又以自託
於吾聖人同而異天下又孰能議其混異而同天下又
孰能議其固其亦巧矣雖然以吾之完養此身與仙家
混猶可言也以吾之不染世累與釋家混猶可言也至
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釋家說到
無聖人豈得無上加得一毫有是以吾之性命與二氏

混也不可言也然則陽明者無問中間左問右問一切推而畀諸二氏矣豈特剗之云乎或云果爾程子所云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何如曰稱彌近者深懼之之辭非猶與其同也稱大亂者痛絶之之辭非直較其異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陽明而知此意方將痛心疾首相與䦕而放之之不暇尚何能泄泄然迂曲其辭爲二氏地乎

知與識一物而兩名兩字而一解要當問其所以然處何如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語曰默而識之故知亦有妄不必純是也識亦有真不必純非也汝中直以已意差別耳

孔子曰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無大

小無衆寡無敢慢斯人處世只此一付精神雖灑掃應對何嘗減得些子雖做出經天緯地莫大的事業何嘗增得些子明道作字甚敬晦菴見小童添炭撥開火教亂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諺云獅子捉兎捉象皆用全力此所謂主一無適也即此是敬即此是天理流行更於何處添入箇天理即此是人欲淨盡更於何處攔入箇人欲陽明故以好酒好色混作一字旣未免握肉做瘡却以天理解作一字又未免畫蛇添足只緣認得敬欠眞便兩頭俱說不着題耳

繫辭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曰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何嘗諱言無但無之一字其下必有所屬若不言

思爲不言方體不言聲臭不言意必固我特舉無之一字而曰此易也此神也此上天之載此孔子也其可通乎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通顧人認取何如耳朱子之言窮理自是朱子之意陽明之言窮理自是陽明之意即質諸繫辭原言故並行而不悖也執此病彼正是意見作祟耳且朱子以窮理釋格物就知而言也陽明以爲善去惡釋格物就行而言也故如朱子之釋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如陽明之釋格物即致知誠意正心皆在其中

所謂對有正對有反對正對分鈞而力敵反對勢絕而等懸善與惡反對非正對也何嫌而以爲諱哉

孟子說良知陽明亦說良知但孟子說良知從性善說來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陽明却從無善無惡說來其名同其實異矣乃欲以告子宗旨講孟子學問愚之所未解也以下原名排言後併入此卷

或曰陽明劈頭雖說無善無惡下文依舊說知善知惡為善去惡安得謂與孟子異曰正緣陽明善遁往往被其籠罩且道陽明之所謂善果卽孟子之所謂善乎陽明嘗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然則知善為善云者卽知此為此無善無惡之善非孟子之所謂善也王汝中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心既無善無惡卽意知物一齊無善無惡直是和盤托出陽明却為上根中根之說以蓋之

其辭幾於遁矣

孟子曰良知陽明曰良知人知其爲一個話頭誰知其爲兩個背叅陽明曰無善無惡又曰爲善去惡人知其爲兩個話頭誰知其爲一個血脉

或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心中如何著得箇善夫善者心之所固有也金屑者目之所本無心之善則目之明也明果且爲目之翳乎否也

或曰無心則公有心則私陽明以無爲善正天理之公耳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此意也夫詩言無聲無臭豈并天之載而無之言不識不知豈并帝之則而無之耶昔有疑敬字欠活者朱子曰莫是敬得來不活否抑不干敬字事夫善得來有心亦

何干善字事也

七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無善無惡淵源可考羅整菴先生曰陽明自不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可謂頂門一鍼矣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曰元者善之長也可見乾坤萬物一齊從善中流出聖人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釋氏要混沌天地滅絶萬物所以欲斬斷此善字故一則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一則曰天上地下惟吾獨尊槩可覩矣

陽明嘗曰孟子說性亦是說個大槩如此又曰性無善無

不善如此說亦無大差故一則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則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若曰吾之所謂善非孟子之所謂善吾之所謂無非告子之所謂無也故其言曰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居然欲網羅三教爲生民以來未有之一人其亦異矣

韓持國曰道無眞假程子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乎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本病李見羅曰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總一此最勘透着他末病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空則見謂無一之可有混則獎且無一之不有空則弁以善爲惡混則遂以惡爲善然則無善無惡四字乃天下之逋逃主萃淵藪也吁可畏哉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或曰無善無惡四字與枉尺直尋四字害孰爲大曰言直尋猶知直之爲是也言枉尺猶知枉之爲非也言無善無惡則并枉直是非一齊抹殺矣然枉尺直尋恒人尚以爲恥而無善無惡賢智反以爲高故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又曰人才愈高則陷溺愈深噫乎此孔孟之所懼也

或曰無極二字原出於老氏分明與無善義同周子太極圖說奈何宗之曰周子此語正爲闢老氏而發緣老氏認極爲無所以說個無極而太極明其非眞無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周子則曰隱而費云爾朱子解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已自了然乃陸象山既偏疑無極二字近世又偏信無極二字却將太極二字撇下何也或曰果爾則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亦何不可曰只將善惡二字搭說便有許多不帖帖處仔細磨勘當自見得

或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陰必與陽對善必與惡對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言太極必在陰陽未判之先言眞性必在善惡未分之始以善名性特强名爾夫以陰陽分善惡亦是一義然未可執以爲例也帋執以爲例謂乾元爲善之長坤元爲惡之長可乎謂天地交泰爲善惡交泰天地不交否爲善惡

不交否可乎且以善名性亦有何害而必曰强名覦若
仇敵之不可近何也

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巧君子一生兢兢業業擇善固執
只著此四字便枉了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縱意
妄行只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語云埋藏君子出脫
小人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

問告子之害如此其大乃孟子好辨章獨言楊墨而不
及告子何也曰戰國時去孔子未遠故楊氏為我墨氏
兼愛尚自附於孔氏之仁義以行其說而杞柳人性桮
棬仁義者猶不得肆也至於今始猖狂汗漫了無忌憚
耳噫世道愈衰人心愈下號為孔孟之徒者既不能禁
反從而助之是誠何心哉

據陽明說無善無惡四字乃是最上一義緣何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並未之及直到告子方才說出孟子却便攔倒陽明嘗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豈爲孟子闢告子遂不以聖學與之耶嗟乎果如陽明之說聖學之亡何待顏子之沒自告子未生以前亦無所謂聖人之學也

楨端文公還經錄終

贊曰善哉善哉請得爲足下廣之不關大郎揮霍之說亦何從而來不揮霍郎跅弛之說亦何從而來不跅弛郎貪之說亦何從而來盍反其本矣漕撫欣然首肯又子得馬見素給諫疏而善之簡漕撫曰是疏描寫足下一段精神爽爽如畫足下讀之當自躍然只廣侈之疑恐尚未肯服耳子謂足下築令先人佳城其費不貲至遍貸於親知以濟不可曰非廣侈也所可原者出於愛親一念耳毋覓大孝不在此也說到此還肯服否漕撫謝曰君言是也如此看來漕撫亦庶幾能受過矣要在悅

而繹從而收耳此則漕撫之所當勉也曰世之求
備於漕撫也其辭苛將以敗壞漕撫也先生之求
備於漕撫也其辭平將以成全漕撫也成全之與
敗壞相去遠矣漕撫忍不勉乎

庚戌十月十七日先生赴毘陵之會適許少微中丞
憩舟北上遇諸途相見甚歡先生從容問曰老兄
看得李漕撫何如須作直心語無有所遷就也中
丞曰此易知耳姑無擬之於古即如近時胡梅林
制府何樣手段其餉嚴分宜諸貴人動以萬計其
餉山人遊客動以千計至伶人輩偶爾一歌一曲

當意亦往往犒以元寶曾不少惜其揮霍豈不百
倍於漕撫耶徒以其功於地方也至今人追誦之
不已況制府以媚權要而漕撫以赴賢士大夫之
緩急制府以娛歌兒舞女而漕撫以周親知故舊
兩者正自天淵也奈何求多於漕撫先生曰看來
看去漕撫亦無他只是交際往來局面稍闊耳然
而較勘到此那箇是海忠介又那箇是陳恭介槩
而論之恐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只是他人於此
闇然漕撫於此的然所以惹許多議論況他人用
其餘求田問舍漕撫用其餘尋彝覓鼎淸濁雅俗

亦微有辨乃今於彼率以爲固然置之而不問於此輒詑以爲異多方吹求而不已何也更有一說制府但有功於地方漕撫兼有功於世道就地方上論功制府視漕撫較大就世道上論功漕撫視制府尤大請擬之於古若李忠定趙忠簡非一代卓絕人物耶其揮霍亦十倍於漕撫也畢竟忠定何害其爲忠定忠簡何害其爲忠簡葢天下原有此一種豪傑正不必拘拘畫繩以小廉曲謹耳中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卽如柳下惠之和繩以伯夷之清則柳下惠且必窮伯夷之清繩以伊尹之

任則伯夷且必窮而況漕撫乎已而曰看來功名盛了亦便惹人忌先生曰然自枚卜之說起段給諫請兼用內外吏垣長陳廉崖欲因以爲漕撫罪遂有疏暗刺之其徒從而和之廣布流言搖煽南北於是忌者益衆漕撫一身遂爲射的四面皆兵無可逃躲處矣蓋總之不出四明圈套中特其間有明知而爲之用者有不知而暗爲所用者此其情又不可一律齊耳中丞曰人說漕撫要謀總憲要謀衆銓要謀宅揆只是要鍛成他罪案據我看此老若得柄用必有一段精采可觀先生曰此可

與知者道也

沈龍翁相國貽先生書曰李修老不肖夙所敬慕東南一帶長城也今被人齮齕若此諸公闒䢆報得無爲驚咤耶不肖爲世道私計故稍於知己之前鳴其不平用少攄積鬱之意他所殊不敢及此也

老丈負人倫之鑒儻於月旦之評一爲洗雪其有裨世運非淺淺者矣竪之先生讀之喟然歎曰有是哉相國之用心乎觀其去位時猶然如此即其在位時可知已宜其爲一代之碩輔也已讀王弘翁司空乞歸疏至驚心淮上一語又喟然歎曰有

是哉司空之用心乎觀其垂革時猶然如此卽其
生存時可知已宜其爲一代之名卿也
或問王考功一疏專爲漕撫耳閱其答書却又別有
爲而發故人多以是疑其心如何先生曰此考功
事也予何與焉且言有是非而其所以言有公私
兩者各不相掩假令其言是卽出於有心猶然是
也其言非卽出於無心猶然非也予今惟有默默
自反而已焉知其他
有客問於先生曰聞王考功駁子救李漕撫書於子
意何如先生曰是有二焉執馬金兩君子之疏以

格我我當爲漕撫受過執郘徐諸君子之疏以格我考功當爲我分過客曰此至虛之心至平之見至確之論也他人更何容著一辭巳而得其疏及書與南北臺省各疏讀之謂客曰是非異同之辨於斯悉矣予亦何容更著一辭客曰是則然矣只其間有兩重大公案向未經道破先生曰願聞之客曰漕撫之可重不特以其才而以其節不特以其有功於地方而以其有功於世道其有功於世道也不特以其能御權閹而以其能御權相至其御權相也又不特如喬道長所云本偶爾震聞則

嬰兒山隂新建而已乃在過婁江之出耳何者婁江之再起正否泰夬姤之一大機也然而蓄揭未發之先言者猶半含半吐意存規諷其辭婉答揭既發之後乃始明指痛斥傾國而嘩之略無假借其辭嚴而婁江之進退從此決矣向令不出是著婁江必且播然態名無疑也婁江既播然態名四明必且速茹而進無疑也四明既速茹而進福清必且爲歸德之續無疑也而邪正之消長亦從此決矣故人但知今日之朝廷全賴一福清而不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於其位者實由婁江之不果

出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於其位者全賴婁江之不果出而不知婁江之所以不果出者實由段給諫審揭一疏有以制其命至審揭卻傳自漕撫也豈非社稷第一功哉予請爲之評曰劉量一人之品則表其瑜不得諱其瑕而馬金兩給諫之所持爲最公劉量一世之機則取其大不必責其小而予之所討爲甚遠斯言也竊謂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矣議者乃謂渠非神人其乘其何能爲審爾中宰相之命何以突然從天而下審爾張大參等何以公然推戴爲聖人竊恐就令日

而言委是不燃之灰就當日而言安知其必不爲章惇蔡京之翻局倖免焦頭爛額之禍而遠志畫突徙薪之功甚且從而求多焉以致一段苦心至計翻成罪府尚可謂有天日乎此漕撫一大公案也至世之議漕撫者率以爲貪且謂自閣部省而下無不以爲貪矣請以一言質之曰審爾何以公車之牘紛紛交角也又請以兩言剖之曰與其取徵於縉紳之口不若取徵於細民之口與其取徵於長安之人不若取徵於地方之人吾願言者試就淮揚數百里間一致詢焉其於漕撫果戴之如

父母者耶抑疾之如仇者耶果所在尸祝者耶抑
所在詛呪者耶豈不亦較然分明哉噬乎耳目之
官以錢買矣山林之士以錢買矣即大内亦以錢
買矣乃漕撫發淮之日諸父老羣呼隊擁相與頂
輿號哭不得行既抵舟復號哭而隨之相與奪纜
不得行亦以錢買耶不然彼何利於貪撫而戀戀
若是耶將長安有公論地方無公論耶抑縉紳之
風聞是實錄細民之口碑是虛飾耶何其旁觀者猶
代爲切齒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身親當之
者反德所讐而恩所怨好惡與人殊耶則安可不

思其故哉此文漕撫一大公案也先生起謝曰詔

客言囘思向來救漕撫書已落第二義矣

或問先生嘗言漕撫有三不免上閤銓書止說得兩

不免這一不免安在先生曰漕撫正所謂大節卓

然而小節不無出入者兩不免從大處取忌一不

免從小處招尤三者湊合而成今日之紛紛當時

宜一并道破只因言者責備已多以爲可無復贅

遂略之耳曰非特贅也亦防借用郎䘏馬掌科見

素一疏最爲持平且已有借之攻金掌科崑源者

假令先生亦隨衆作責備語安知不更爲人所借

也況上書與上疏體亦稍別言官之說自應如彼

先生之說自應如此蓋各有攸當耳至參諸王考

功所駁如至康至淸至淡泊云云只是就書中摘

取一二字從而爲之辭如古之純儒所難云云卽

書中原未有也奚其過先生不答已而曰吾聞澧

撫答先生書先生之素所忠告於澧撫者居然可

見矣凡友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所重在切磋

宜爲之補救其所短當其遭讒遘譏則所重在聪

雪宜爲之發揚其所長此亦自然之天則也奚其

過先生又不答已而又曰先生借澧撫答書點出

俠氣二字即漕撫本來面目已自了然這便是兩給諫之說也讀者自不察耳其亦何嘗不道破先生卒不答退而質諸景逸高子景逸作而歎曰微哉微哉始先生題麗澤堂之兩楹曰樂道人善顧習已過今於其上闕銓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也於其三不答見顧聞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真血脉非可以凡心凡眼窺也

或問近讀伍容菴少參辨誣錄且擬李漕撫於周文襄也何如先生曰少參此擬最平覩林居錄所云迴別尼徵其心之虛矣曰少參言推漕撫者謂是

于忠愍王文成以上人亦有說乎曰忠愍當土木之難文成當寧藩之難漕撫當礦稅之難皆能毅然挺身出而戡定之故言者以之相提而論若謂漕撫超兩公而上何言之易也至擬之文襄則一以幹濟勝一以氣魄勝一善用柔一善用剛一精細一闊大一於地方有休養生息之功至今吳會間濡其潤恭然如甘霖焉無不感而思之一於地方有振刷捍衛之功現今淮揚間蒙其庇屹然如長城焉無不仰而戴之即志操不必盡同兩者固皆相當矣客曰少參恐尚有微意不可不知先生

曰試舉看　瑨最賴其援所以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漕撫已奉俞旨放歸歷四年而還職之旨俄從中下少參疑其亦必有內援是以擬之文襄也先生曰往亦嘗質諸漕撫矣漕撫曰此事不煩多辨可一言而斷也予曰何也漕撫曰此事縱賄得外廷賄不得內關況四明之疾張元冲尚不如疾我之甚當時猶揑假帖示所知曰他們說張元冲好如何交通近侍倘予眞若人言予之性命已落四明掌中矣如何敢與他忤他亦何肯草草放過況乎掩有爲無不畏於天不怍於人卿

歸德福清豈不賭笑必且大氣我矣此所謂可一言而斷者也何疑予曰此事委瞞得外廷瞞不得內閣足下之言辨矣吾無以難只是足下亦曾稱陳閣矩賢濟撫曰陳之賢天下莫不知何獨我第就裏委有說在正須道破陳有一弟與予爲鄉同年往與李心湖儀部燕談偶及之儀部跳而起曰有這箇人在奈何放過他予問意欲何如儀部曰可把起廢一事顛在他身上予笑云郎係年家乎時絕無往來這事恐難況近侍官吾輩安可輕與通儀部嗔曰若如此只是顧自家一身名節全不

願天下非吾所望於子也予曰兄旣如此責我兄
可作一書我當再尋幾箇同年連名寫上送去看
他何如儀部曰諾尋以一書來予遂械而致之陳
陳得書喜曰各位老先生以聖賢望我我何敢自
棄少須之當有報數日報曰此事非某所能及也
所可效者緊要章奏當稍爲流通耳已而果連下
二三百本如是而已嗣後亦絕無往來其報書亦
儀部攜去海內君子若以此罪我我誠無辭予曰
此正足下判捨身名赤心爲國處其誰忍議漕撫
又曰看來外面議論儘自奇特近廬東麓儀部過

訪語予曰日者往壽沈歸德相公相公謂曰李某於諸閣實無交只聞其弟室人係陳閣姪女有此瓜葛不能絶不通耳予聞之大笑因出先考誌文示之內外姻戚並無一陳姓者儀部見之亦大笑而罷客憮然曰人言不根至此乎然後知無兄盜嫂娶孤女而撾婦翁俱無足怪也漕撫之不免宜哉

或問沈司馬立朝直節家食清風猶不免於議何也先生曰槩司馬生平委無間然只丁未一事却亦有失著處論者又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所以此案

至今模糊耳曰何謂本何謂末曰司馬與太宰牴
牾其端起於計事本也釁發於選事末也趙御史
對呂寧陵言大計二疏出人多憾之可謂一語道
盡司馬於時慨然出而匡正豈不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乃竟草草放過但去救丁大參已落第二義
矣況徐而摘及選事乎這等處委是失著以此責
備司馬司馬賢者當必欣然引咎若探本言之則
又有尸其責者矣何獨厚誅司馬并其生平而盡
抹之甚而誣之以結交內侍盜挖御屏也試看司
馬在棘寺則重處詐傳聖旨之郝金在工部則特

參晋破錢糧之首瑲張成是爲結交之道乎且御
史可盜挖耶眞不足以發智者之一笑耳曰何以
及金馬三君曰丁大參科場一疏甚偉至其疎宕
不羈量示裁抑可耳削其仕甚矣馬學憲屢經撫
按奏薦溫總憲亦曾條陳及之非予一人之私言
也沈太守素無半面之識予在選司時陳恭介亟
稱其有執適楚撫郭希宇移書推轂遂自衡州貳
守推守九江到任不半載而黜意惜之矣何圖有
今日事總之予願受過不敢借二老爲解也姑遡
其來歷如此耳况考功行當用事他日自應有悟

又何煩絮絮爲

或問吾聞君子不黨予之爲李漕撫上書也不近於黨乎先生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寧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予極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予爲寧陵之黨矣王耀州國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予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介撣卿太僕時則人以予爲耀州之黨矣吳晉陵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予不揣輒起而攘臂其間時則人以予爲吳趙之黨矣江新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爲光祿卿李大同植即家

起爲緩德守馴至大用皆犯時貴所忌時則人以予爲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沈嘉禾思孝於太宰則又以予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君子者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寧陵則與寧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

耳予曷敢擇焉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一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存經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其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亾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之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二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原異

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
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
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菩提達磨大師偈曰不覩惡而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惠能大鑑禪師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

斷見闢蕩蕩心無著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

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

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

之精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憂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同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道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者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於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

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此已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盡年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罪言上

陽明先生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為教法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龍溪謂心意知物只是一件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

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卽工夫亦不消說恐壞

却師門教法龍溪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著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因各以所見請質陽明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捷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

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工一也緒山請問陽明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有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工夫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龍溪請問陽明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秘然汝中見得此意

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已而曰二君以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龍溪曰本體透後何如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至聖人只此工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究竟無盡堯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又重屬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

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是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都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於是海內學者競傳之以爲發程朱之所未發愚反覆參證直以爲是發孔孟之所未發也

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世之上下千有餘載言人人殊要其指歸若合符節

至戰國時輿論蜂起於是孟子特爲拈箇善字出來一語之下令人洞見性眞可謂昭昭乎揭白日而行中天矣乃陽明先生超悟絕世又標無善無惡爲宗將使學者直遡先天就冲漠之中認取自家本來面目語意最與龍溪王公緒山錢公舉而質諸陽明陽明一則曰此傳心秘密藏一則曰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蓋確然自信不傳之絕學在焉於時聞者亦皆以爲得未曾有翕然信嚮流播至今家誦戶述幾盈天下矣何人斯敢有擬議竊其進而徵之于古昔不得也退而印之於此心

不得也間以正之於海內長者或合或離又不得也則時時爲之四顧而躊躇焉嘗試論之善天理之精也惡人欲之滓也曰無善則惡矣曰無惡則善矣既無惡又無善指何爲性且無之爲言離有而無耶抑有而無耶謂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有無爲二有無爲二離有而無也其究也必將墮入空見於善亦薄之而不屑就裏便開了一個玄妙法門謂不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一物不有而何一物能爲太虛之障是有無

爲一有無爲一卽有而無也其究也必將文以圓見於惡亦任之而不礙就裏便開一箇巧妙法門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陽明此揭自是從悟境來揆諸性善之旨能無毫釐之間否

孟子曰性善告子曰性無善無惡兩說判若霄壤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似乎看得圓活惟是告子之所謂性就氣上認取陽明之所謂性就理上認取就氣上認取以爲無善無惡可矣就理上認取還有箇無善無惡之理否如此說來便覺未大穩在

性善之說只是破箇惡字無善無惡之說并要破箇善字却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到底這善字又破不得也只覺多了這一轉却落在意見議論中於是有俊根者就此翻出無限奇特張皇門戶有滑根者就此討出無限方便決破藩籬始見以無善無惡爲極透語今乃知其爲極險語也

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淩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爾不同然而既曰無善無惡便總統是箇空體其相去也亦一間耳或曰若是則陽明之見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

恐未可小覷嘗觀竺經所載七佛偈及七十二祖
轉相囑付之語總其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而
告子業巳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
柳爲桮棬乃知告子之學正與二氏相表裏世之
學者特以其曾經孟子闢過不敢與之主張耳曰
告子何以云食色性也曰此語亦未可小覷波羅
提不云乎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
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試看此偈與食色性也之說是同是異李見羅中丞曰告子是一箇大禪宗可謂道著告子曰若是則告子之地分亦高矣孟子何故闢之曰從上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策這箇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壓倒這箇善字安得而不闢曰荀子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只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道性惡還是强人爲善告子却是嫌人爲善其流害之孰大孰小居然可見矣曰然則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

出來陽明道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就光景上
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玄妙說只這些
意思便會做病子不敢以陽明為告子至其自以
為傳祕藏超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

謂之無善則惡矣却又曰無惡謂之無惡則善矣却
又曰無善只此兩轉多少曲折多少含蓄一切籠
罩包裹假借彌縫逃匿周羅推移遷就回護閃爍
那件不從這裏播弄出來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
謂之至善苟究極流弊雖曰無善無惡謂之至惡
亦宜

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將去便是耽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箇空局釋氏以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同流合汚的學問弄成一箇頑局鄉愿以之

釋氏高鄉愿低釋氏圓鄉愿巧釋氏眞鄉愿僞其爲無善無惡一也

鄉愿何以爲無善無惡也曰其於流俗汚世不爲倡而爲從也即欲名之以惡而不得矣其於忠信廉潔不爲眞而爲似也即欲名之以善而不得矣是謂無善無惡

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惟其不爲眞而爲似則小

人亦妄之而不忌矣同流合汚旣足以媚小人惟其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畧之而不責矣鄉愿之巧如此

釋氏得無善無惡之髓老子得無善無惡之骨鄉愿得無善無惡之肉胡氏之中庸蘇氏之模稜馮氏之癡頑得無善無惡之皮外此拾無善無惡之唾而已

浮屠常總與楊龜山先生論性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似矣只不知有何善可與惡對又不知舍吾性而外更有何善也此處須再下箇註脚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爲此語者本欲以尊吾性耳却不知適以卑吾性夫何故謂之善即非惡之所得與較謂之惡即非善之所屑與較對不對可無論也假令有人於此譽堯舜曰不與桀紂對夷齊曰不與蹻跖對是爲尊之乎是爲褻之乎

性太極也太極天地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爲天地之樞紐則天地不得而偶之矣爲萬物之根柢則萬物不得而偶之矣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若但曰不與惡對竊恐村了無對二字也

本體工夫原來合一是故儒者以性善爲宗則曰爲

善去惡釋氏以無善無惡爲宗則曰不思善不思惡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愚竊疑其二之也然則釋氏不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乎曰以性善爲宗則爲善去惡實教也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爲善去惡權教也此處最宜愼辨

無善無惡凡爲釋氏者皆能言之陽明却又搭箇爲善去惡來說益曰做得如此工夫然後我之無善無惡與釋氏之無善無惡似同而實異雖儒者不得疑其遁於無耳爲善去惡凡爲儒者皆能言之

陽明却又搭箇無善無惡來說葢曰透得如此本體然後我之爲善去惡與世儒之爲善去惡似同而實異雖釋氏不得疑其滯于有耳此是陽明最苦心處

人亦有言凡說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斯一切解脫無復罣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爲

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塵緣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廻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使而趨之且從而爲之辭曰行于非道乃成至道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合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

地以頑鈍無耻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説何善非惡由後之説何惡非善是故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柰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此以有無當善惡也又曰聖人之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以好惡當善惡也以有無當善惡似覺看深了

一層以好惡當善惡似覺看淺了一層却于善惡本來面目並不曾道及

予疑陽明先生之所謂善惡與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而文石張子又疑予之所謂善與陽明之所謂無善之善不同葢以予之所謂善乃本體之善陽明之所謂無善之善乃名相方隅之善也其剖析精矣雖然名相方隅之善畢竟從何而來若從性外來即一切出於安排造作不得謂之善若從性中來即一切皆吾之所固有不得謂之無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本體之善也和各相方隅之善也總來只是一箇

顧端文公證性編四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罪言下

陽明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見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

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的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愚按此一篇論性備矣乃其末一語則不知何所指也

體用源流是一是二如其二即體用源流之名亦無自而立如其一又不應或善或惡截然相反如此

然則何如曰一者天命之本然也二者人爲之使然也以其使然掩其本然雖謂性之有善有惡也亦宜

論性家或執性善或執性惡或執善惡混或執無善無惡等執耳乃其是非則迥然判矣若不究其所執之何如而但曰執定便錯將孟子與諸子均之墮于邊見而言性者必兼衆說而後可乎

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總是這箇性則可謂惻隱之與殘刻羞惡之與頑鈍辭讓之與爭奪是非之與顚倒總總是這箇性則不可

善惡兩者判若氷炭乃告子以水喻性將東西比善惡陽明以眼喻性將喜怒比善惡却把來做一樣了

陽明先生一日喟然發歎陳九川問曰何歎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眞面目更復奚疑曰然譬之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正恐人言其以識神當良知故須爲道破耳

陽明先生嘗言濂溪明道是兩箇大秀才度所指宋儒不在兩先生意必伊川考亭耳然而伊川曰性即理也考亭曰此一語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而陽明則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曰那能視聽言動的便是性便是天理又曰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合而參之夫誰認識神爲性也

性太極也識神陰陽也以識神言委是無善無不善

委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委是有善有不善謂之無定體可也若以性言總只是一箇善耳謂之無定體不可也

又曰無善無不善識神也非性也有善有不善氣稟也非性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染也非性也性即理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虛能實能方能圓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以是而謂之無定體吾知之矣若曰無善無不善性也有善有不善性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性也以是而謂之無定體可乎由前之說性

是箇極靈妙的由後之說性是箇極鶻突的孰是孰非葢不待明者而後辨也

記者謂陽明先生言心無善無惡則是王龍溪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則非恐未必然就血脉上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心旣無善無惡意知物安得有善有惡意知物若有善有惡心安得無善無惡就地分上看謂意知物無善無惡可謂心無善無惡不可夫何故心包體用徹顯微滿腔子都是一箇善不以無感而無也不以有感而有也惟意乃因感而發當其有感或善或惡雜出而無常當其

無感覺意且不可得何況善惡故曰謂意知物無善無惡可謂心無善無惡不可

以後闕

頤端文公證性編第五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質疑上

與管東溟書

伏讀大集種種超詣匪夷所思語教體則曰祖述仲尼憲章聖祖語學術反正之機則曰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語三教則曰不濫不礙又揭羣龍無首之義表裏羣聖顯異中之同揭邇太極於無極之殺上下羣儒顯同中之異翁自謂從

三十年苦鑽拈出憲亦不敢將來作意見議論草草看也然則憲之於此但有朝夕孜孜奉以周旋庶幾千百什一仰佐下風而已夫何言哉惟是固陋之愚有未能盡了然者輒劄而存之自是尋繹久之而猶不能盡了然也乃敢條列以請雖然卒又不敢以臆與也第就牘中反覆參伍每至半合半離之際爲之俯仰而徘徊焉竊計我翁必自有說惟不吝提策沛然發其悱而撤其蒙俾一旦獲覩於大全此乃千古道脈所關憲也敬洗心以俟

東溟牘曰釋經云一切衆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

此所謂無明實性與孟子尸之於味等性相合然釋家言性最活又有所謂圓成實性寶明妙性者則孟子道性善之性也命字儒家通理氣數言而釋家則專就死生壽夭言要之不可思議者爲命不可移易者爲性則儒釋所通訓耳以率性爲統率之率耿司徒云中庸不言性之謂道而曰率性之謂道學人誤以任情爲率性而不知率性之率蓋循將領統率之率也日之於色尸之於味一任其性而無以統率之如潰兵亂卒四出鹵掠其害可勝言哉孟子曰有命焉所以率之也恐不如術字之訓爲妥豈以氣質之性不可循故以統率訓耶竊謂天命之性正所謂天然自有之衷禪家謂之本來面目循

之何適非道若以性兼善惡循善爲道循惡爲非
道則釋典有不斷性惡而認菩提之說何者惡業
可斷惡性不可斷若惡性可斷則善性亦可斷也
性是善惡之統宗處性譬則水善惡譬則波波不
離乎水而水非波也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卽
是性循其無善無惡之本體是謂至善譬如禹之
行水豈不是道幾一分於善惡猶水動而爲波於
是有企惡趨善之教則皆修道中事矣性太極也
善惡陰陽也陰必與陽對善必與惡對謂性有善
而無惡則亦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言太極必

在陰陽未判之先言真性必在善惡未分之始以善名性特強名爾故程伯淳曰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此善即大學之至善至善無善無善且難名何況於於惡當於未發之中驗之

陽明王先生覺世大旨在所標大學四語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於時即有疑後二語非向上一機者乃宋學餘支復疑上一語之入於禪則亦未嘗深究輒書性善之源而影略以爲公案云爾二者總屬未融之見而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

上一語以資任蕩其弊世尤甚是以天臺先生賛言中復剖之曰陽明上一語乃誠者天之道後二語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天泉問答至今疑信相半有執性善之說者訝無善無惡之旨爲入禪有執心體無善無惡之說者病爲善去惡之功爲有漏敢不揣而爲之斷曰王子標大學四語甚確而分接上中下根之說則非究竟語也何也所謂無善無惡者正至善之體而其所謂爲善去惡者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也斯語徹上徹下本自無弊緒山錢子奉爲指南

非過也而龍溪王子復圓之以爲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此宗門之見也二子執不相下以質王子王子兩是之謂教法原有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㕘重於龍溪子之從無處立根基而亦不廢緒山子之從有處對治也然而低昂判矣夫上根人誠不易得而苟志於道亦豈甘以中下自處將必平視錢子之說而躐等以希上乘矣愚嘗反復大學之書而知孔

門之學其入處與宗門同而其垂訓與宗門別宗門重悟多從掃人情見上說故尚空雖功夫未嘗不實而亦緣本體之空以空之儒門重修多從鍜人習氣上說故尚實雖本體未嘗不空而亦借工夫之實以實之故宗門之空語未可便以爲純接上根而儒門之實語未可便以爲純接中下根王于裁成二子善矣然亦姑從二子別根基而不爲大學定教體滯其語意將謂大學誠意格物之上另有向上一宗如大慧之所謂子韶格物妙喜格物者而禪宗必駕於聖學之上狂士一入禪宗必

擡高六祖不思善不思惡之宗以待禪學中人而抑退大學誠意章有善有惡之旨以待儒學中人二本之端起矣不特此耳即以天泉問答參合王子平日所提宗旨亦似稍違蓋以良知提宗者爲其知善知惡之端從無善無惡心體中來也而意則不無善惡然則致知近於接上根而誠意近於接中下根矣曷爲誠意在致知之後哉斯言也殆偶觸於一時之天機而安可執爲大學教人之斷案也原其本則以洙泗曾談兩家宗趣並含於方寸中雖平日以良知提掇而隱然猶有宗門秘寄

藏在故天機一到滿盤托出而不自虞其路二本之嫌焉於以望周元公之渾融脫化尚有一間之未達也

王子拈出此心無善無惡之本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又謂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其旨尤爲精密然爲其學者每執上一語而忽下二語何也此非獨風會使然亦由倡道者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於古人也稽其弊端有四焉孔子不納鄉愿亦不與中人以下語上今不慮僞夫之敗道而濫於授徒輕於語上此始以神器授

非人也孔子述而不作未嘗自有其道而今張呉
千古之絕學引人心高氣浮輒擬與作者爭衡此
殆以虛標掩道本也應世者機欲圓師世者矩欲
方雖周孔猶難兼顧今欲合六龍而乘之立功立
言又樹道標於天下人必執方矩而訶議其圓矣
此殆以多取攖物忌也孔門自顏子而下賜也達
可與經世點也狂可與出世俱有契於一貫之學
夫子不使子思師之而所師在參之魯豈非以其
戰兢持一貫可維道脈於永久歟今勇於矯宋儒
之拘而疎於防後學之蕩尚融通尚灑脫而掩戰

兢之脈將使之爲賜爲黜而不爲參矣此殆以在風拂聖軌也而猶有一大障焉不知天命而以還兢之中庸移孔的也夫洪荒遠矣自有載籍以來中更斯文兩大變局而萬世之極乃定何者上古君師道合自天子之不能兼有師道也而衰周之季天生仲尼以匹夫爲世師而斯文之統移於下此一變局也秦漢以後三教迭爲盛衰自程朱輩之以道統專屬儒宗也而元之季天生我聖祖以天子持三教之衡而斯文之統合於上此又一變局也蓋君師之道分三教隨之而分君師之道合

三教亦隨之而合實有天命行乎其間而非爽龍
御天之至聖孰與總持而立其極是故堯文之後
於斯爲盛矣世儒類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不
知聖祖尤集孔子與佛老之大成其妙在乎以圓
宗出方矩使三教各循其派因以方矩入圓宗使
三宗同返其源至矣萬世不可易矣故今日之教
體在於祖述仲尼憲章聖祖而孟子距楊墨之功
非所施於佛老也王子獨能拈出無善無惡之性
體以證儒佛之無二心豈不卓然道眼煞而論到
極處却又還就世儒而詆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

可以治天下國家夫性非有倚之物也使無善無
惡之體而可倚爲名爲性使佛而倚於無善無惡
之體爲名見性茲言也亦近乎子莫之中庸矣吾
謂不知天命而以遷就之中庸移孔的者此也是
以不再傳而弊端叢起焉吾嘗上下數千年間凡
君子百世之流澤俱在創始者一念起因發足尚
如持左契之必驗蓋孔子圓千聖以立極而其後
則爲伋爲思周子圓三教以標儒而其後則爲程
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何哉其防微慮後之
深心爲之因也王子發明大學豈不以爲善去惡

詔天下而承學者率以圓應之三傳而刑戮之民出矣豈以濂洛關閩之流派而弊如此其速也其因亦必有在焉雖然微王子揭良知之脉則今日之岐路亦岐矣

在今日救時急務似不必專向儒釋同異紛紛較量宦機日趨巧猾賢士亦逐炎涼殆賈太傅所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者此其病在儒家乎在禪家乎如在儒家何暇攻禪如在禪家則盍反其本矣嘗賈太傅言於漢文似迂至元成之季而其言益驗張禹孔光以經學爲帝師毫無失德杜欽

谷承附貴戚而專攻上身使在今日亦可稱爲讜直之士徒以其隨波逐流釀成獻符頌德之釁故識者鄙之而朱雲折檻梅福掛冠似非談中庸者所尚然迄今仰之不衰何也勢有所趨道有所重也假令孔孟處斯時今日闢異端明日攻楊墨將安濟乎嘗謂自古聖賢未有不通命世之局而可與於斯道者孔子生春秋之世其事莫大於尊天子畢諸侯强公室弱私門至於杏壇講學不過本周禮中師儒得民之條又承魯多君子之國而相緊切磋云爾非若後儒張斯文爲道統而高標其

檄曰吾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也孟子覷破此機故直以成春秋配禹周之匡亂而其尊王賤霸放淫距詖恰合戰國時命世之局嗣後佛老與儒道鼎峙然二氏之徒間咀其精實而孔子之徒僅啜其粗浮至唐宋而禪宗獨盛儒術反出其下矣周元公於是取彼之精實轉此之粗浮兩程夫子實得其宗始直以興斯文闢佛學爲已任其時佐禪者既多而禪宗奥義亦自難於窮詰兩程不能以言勝而能以行勝之亦賴藝祖開基尊重道學得借從周之義以標學孔之宗而禪門五宗正熾天

亦命眞儒一匡之兩程應運而生惜也未竟元公學脉半途而闢二氏不無矯枉之過紫陽夫子守而不變而才復足以張大之然亦未能追窮元公源流間有不該不徧之論禪者得吹疵而議之雖然求命世豪傑於理學家微程朱誰與歸矣至元而綱常不遂泯滅忠孝節義陰扶未墜之皇猷皆其力也肆我朝用其學以治二百年之天下若今日之以學術名世者又與程朱稍異矣程朱當禪宗猖狂之日禪之勢足以壓儒故其患在儒道之不尊今當經學流通之季儒之勢足以壓禪故其

患在儒習之日僞所謂僞者緣飾經史藉口中庸而以遷就逢迎之術行于名媒利之心外和而內忮遠交而近攻勢在則跖可東勢去則夷可跖詭隨以迎合而自聖人不能違時也善變以待遷而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也緘口以持祿而曰靑苗可且放過也變塞以徇人而曰濟大事當以狄梁公爲法也其勢不至盡掃淸議以釀上書頌德之風不止此輩非盡從禪學中來亦非盡逃儒而歸禪者也蓋多宗孔孟步程朱及姚江之遺派焉故今日之患不在楊墨不在佛老而在僞言僞行無

忌憚之小人今未得孔子誅少正卯之權則以程朱正己之道師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標出處也千駟弗視一介弗取以標取予也微顯闡幽扶直摧佞以標好惡也寧介毋通寧拙毋巧不詭不隨不援不陵不枉尺而直尋以標士習也此程朱之所以厚道脈而軌來學也必欲執距楊墨之公案以排佛老有程朱之德行則可無程朱之德行則亢中之鬪鼠耳且今之當從者非聖祖之道乎聖祖統一三教歸之禮部皆慮儒之逃禪御製心經序闡色空義最精詣晉川之可治天下皆

詆禪之悖儒至其頒行天下必以五經四書及程朱之訓註則所主又自有在吾儕今日唯有體聖祖之意挽風會之流不與滔滔同下而已

老子其猶龍乎尼父之言不我欺也論其世葢在潛見之閒若佛氏則神龍而飛矣然則與堯舜孰賢曰堯舜誠聖人之位乎天德者然子思推天下之至聖至於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堯舜其猶病諸若佛氏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塵界非洞徹先天而滿其乘龍御天之分量者乎然則何以不居天子之位曰人道以位行德故德位並崇至于人天

師則位非所論矣繹乾元統天之義而後知六龍之所自來原不以位而尊也

天臺耿師嘗云大雄氏亦自有潛見惕躍飛亢其時乘御天大都與尼父同復云孟子評品原處得有地位在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即此推尊佛氏可矣此語盡翻宋儒陳說可謂千古不易之斷案以命制性仙學也分老氏之一宗而未全也以性制命禪學也印佛乘之初地而非證也盡性至命孔子之學也越仙與禪而行三祇刼中菩薩之道此蓋分身之佛而非全體也性還無始命還無始

佛地之果也是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聖學
於此究竟焉故仙階易陟而禪宗難透禪宗易透
而孔矩難成孔矩易成而佛果難證證佛果者窮
未來際能隨順衆生入生死
按中庸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而卽以仲
尼承之若曰以至誠無息之德而行大哉聖人之
道仲尼其至矣然仲尼德配天地而未必極天地
之覆載以尊親也道贊化育而未必窮盡神化如
最初大覺之能生天地也進而爲天下之至聖焉
則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又進而爲

天下之至誠焉則經綸大經立大本而知化育矣近世講學家張皇聖學舉此二章槩以爲子思推尊乃祖夫子思以大道公天下而豈私一乃祖哉然則中庸前言贊化育後言知化育有以異乎曰贊化育者化育宰於天地而我相之人道之極也知化育者我宰化育而天地不能違天道之極也人道之極可以前知可以配天地仲尼已臻實際矣天道之極能役百神奚但如神能造天地奚但配天地其孰能與於此哉考諸列子書中載有夫子贊西聖語意者其若人乎若吾夫子非十地之

順流而至則如來之逆流而來者也毋笑二氏狂徒輕議孔學不知吾夫子固已越過禪宗疾趨佛地矣

素王之稱葢謂帝王以位王而孔子乃以德王位尊於一時德尊於萬世此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之說而又據輌書中春秋天子之事爲公案也吾觀春秋之筆未嘗易魯史一字但曰其義則竊取之葢考文天子之事而史官奉之以爲職守者也匹夫焉得而侵之是以取其義不敢易其文然而有筆有削亦嫌於竊史氏之權焉而後儒乃謂匹夫

可假天子之權抑以王號非所以訓天下萬世也蓋至於泰州王氏而素王之僭亦彰夫子不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王氏則與道統自庶人出無乃以師道蔽臣道而啟天下卑君之心乎或曰佛稱法王孔稱素王庸何傷則愚請折衷於易傳焉傳曰首出庶物之謂王吾觀乾龍雖稱無首而文言釋九五大人之義又若權以飛龍爲首爲其位乾元以出庶物也世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佛一出世雖聖主亦屈而聽法焉佛不出世而

聖主出世即逆流之如來帶果而入因地亦不敢爲首而爲輔矣是故釋迦可稱法王而孔子不必以素王稱

孔子學無常師而發明乾元坤元之義直漏盡千古秘訣其邈太極於無極不賴二氏而已一貫無餘矣然而適周之問亦不廢焉若濂溪之學則實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者也程伯子得其骨叔子得其皮似猶未有得髓之慧可爲後儒諱言其融會二氏第贊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而又以其渾渾立極不祖距楊墨之公案則直以道統屬

程伯子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言得統於周子豈知伯子雖排佛學而語及身心性命之奧未嘗不沾禪語叔子易傳序爲一生得理之極談而其精乃在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實取義於華嚴經疏中此必浸灌於元公而忘其所自世儒正不必以濂溪之融會二氏爲諱也假令孔子生今之世而從事於韋編三絕之學必不廢西來之理窟矣故其立極自有在焉周子之融會二氏正其所以遡太極於無極也

展誦尊牘其云天然自有之衷孟子之所謂性也其

云無善無惡告子之所謂性也其云有善有惡荀楊諸子之所謂性也孟子以告子爲非告子以孟子爲非荀楊諸子又以孟子告子爲非莫能相一翕兼而收之可謂圓通矣雖然語其無也不惟無惡而亦無善將以何者爲衷歟語其有也不惟有善而亦有惡天然自有之衷果何物歟且性而無善惡也曷云爲善爲則不可得而無矣豈慮性之空而實之歟性而兼善惡也曷云去惡去則不可得而兼矣豈慮性之雜而汰之歟夫然則性不足率也率性不足爲道也或者以性爲亂兵潰卒無不可也豈謂氣質之性固

然歟則氣質者惟是昏明強弱或不能齊原未嘗有惡在也似難致疑於氣質抑謂嗜欲之性固然歟則嗜欲者縱在大聖大賢亦不能免並未嘗以爲惡而絕之也似難歸咎於嗜欲況嗜欲之性孟子業已曰君子不謂性矣氣質之性張子業已曰君子有弗性矣卽所謂性可知也如之何其溷而言之歟伏乞裁教

詳翁大指似只在無善無惡四字何者惟其無則見以爲超乎有故從而標其名曰至善是告子之說卽孟子性善之說所自出也亦惟其無則見以爲包乎

有故從而指其實曰善惡之統宗處是告子之說卽
荀楊諸子有善有惡之說所自出也然則無之一言
當為言性之祖而語知性者殆莫如告子歟雖然性
一也既以之為善之至又以之為善惡之統宗何歟
且善惡之相去遠矣今也以善語性猶嫌其强名掃
而不有以惡語性顧等諸善提存而不斷然則善惡
何以別歟而又曰舍惡趨善也其將何所趨何所舍
歟白沙先生有一言說得好色色信他本來愚謂善
還他善惡還他惡有還他有無還他無性善還孟子
無善無惡還告子有善有惡還荀楊諸子一切因其

固然是曰易箇若乃彼此調停左右採掇通融和會儱侗與爲同盡翻千百年成案中間費多少安排在是日勞攘不審翁以爲何如

胡五峯先生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哉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陽明先生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蓋本於此然而孟子嘗自言之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之所謂善正對不善而言何得謂歎美之辭也朱子曰既是歎美便是箇好物事了然則就如五峯所言何得謂無善

也若曰善與惡對則無與有對不知孰爲無對也傳曾有一友論及孟子因曰孟子不及孔子只爲見性欠透余問其故曰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若苦要爭一箇善字便死煞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余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子曰孔子不言無直無曲早是說得死煞了此友愕然敢幷述之以質於翁

易之言陰陽有二有兩相爲用不容偏廢之陰陽有兩相貞勝不容竝立之陰陽二義各有攸當今翁之言曰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謂性有善而無惡則亦

可謂太極有陽而無陰矣是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乎是指其不容並立者而言乎指其不容偏廢者而言則陰陽即太極也原自有善無惡安得以善惡配之指其不容並立者而言則陽善也所當扶也陰惡也所當抑也正欲有善無惡安得以一有一無詰之且陽明先生之標無善無惡也翁以爲重新周子之太極矣今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 按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類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

化育而參天地者其行深矣又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又答王子合書曰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之日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謂然則特不曰君子曰為善而惡心亦未常不閒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謂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支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撒變錯其變無竊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診皆悖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主而陰客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

不可以一說拘也凡此三言所以發明陰陽之義可謂悉矣故備錄之俟高明參焉

蘇子由曰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惟翁亦云無善無惡當於未發之中驗之愚謂六祖喫緊處全在一思字而程子皆曰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則其說猶自可通如翁之言無論何者是性即善惡二字且求其解而不得矣何也自吾性而觀善所有也不能無也惡所無也不容有也非若喜怒哀樂以寂感為有無也自喜怒哀樂而觀順性而動善所由名也拂性而動惡所由名也非可遂以喜怒哀樂為善惡也是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不得曰善惡之未發謂之中也中庸曰
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不得曰善惡之中節謂之
和也乃今例而舉之得無非其倫歟且果如是即所
謂無善無惡猶曰無喜無怒無哀樂云耳不審有何
奧旨而陽明至以爲傳心秘密藏又曰洩天機也將
無張之太過歟果如是即告子之說亦子思之說耳
不審有何大謬而孟子至以爲戕賊人性又曰率天
下而禍仁義也將無抑之太過歟此非翁莫能辨
翁亟偁無善無惡之說矣及閱翁論時弊一書似一
一與之相反有不能兩存而無礙者此殆不可不察

也請陳其略蓋翁見謂俗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而特舉程朱爲之標意若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則爲小人將令學者審得失之幾愼向往之路所以正趨也及評兩漢士習之敝而謂今日之患尤在頑鈍無恥又若曰隨俗易矯俗難將令學者酌輕重之權挽極偏之勢所以救時也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兩者均之不免乎戕賊人性於是朱雲折檻梅福掛冠亦與獻符頌德者同科而翁之說窮矣則又有解之者曰所謂無善非果無善也惟是不著意於善云耳將如是即所謂無惡亦可知也惟是不著意於惡云耳

彼方以不著意於惡爲無惡而翁且歷訶其曲學阿世之非必將曰是迹也非心也如其迹聖人之不違時亦詭隨迎合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亦養交待遷也靑苗可且放過亦緘口持祿也濟大事以狄梁公爲法亦變塞徇人也顧此中謂何耳彼方以不著意於善爲無善而翁且一律諸儒者之纏累彼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三揖一辭是其格套在模擬也弗視非顧是在局面上撇淸也扶直攙依是在氣魄上作用也寧介毋通寧拙毋巧是在世法上妝點也僅成鄉黨自好而已若然則是之而不問非之而不問

其甕身彌下而其藏身彌高頑鈍無恥之習牢不可破而翁之說又窮矣夫何故緣飾經史猶得按經史以格之也至其混善惡爲一途則非復品隲之所能加矯曰中庸猶得依中庸以裁之也至其合善惡而雙遣則非復道理之所能詰愚故曰翁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不能兩存而無礙也雖然此非愚之妄爲億也翁跋王文成世家曰近有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蕩其辭世特甚信斯言也固已洞見弊端矣亦將何以救之乎

據云一種浮根出儒入釋託無善無惡一語以資狂

薪判此一語爲釋氏宗旨明矣似不得以疑其禪者爲未融之見也如以疑其禪者爲未融之見則孟子之闢告子亦過矣似不得舍而移責於宋學餘支也且翁又引而合諸孟子之所謂性善也贅言又引而合諸中庸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夫如是儒與釋一而已矣彼其託於無善無惡者似不得謂之出儒入釋也

釋迦舍輪王位逃之雪山備歷苦行始證大覺迹其本末要非草草而已彼狂蕩者曾何能望影響之萬一而假託於佛氏曰無善無惡其誰與之可無問也

只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蓋本於此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强名則自善而上更有何物將無視性太高又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則自善而下更有何物將無視善太卑視性太高便未免有矜揚播弄之意少間便生出種種奇特奇特不已必為詭誕視善太卑便未免有厭薄簡忽之意少則會引出種種虛浮虛浮不已必為放縱是故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表吾

性卒也無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由前言之狂蕩非所以為無善無惡也是謂假託由後言之無善無惡乃所以為狂蕩也是謂流弊假者對眞而名似是而非之辭也流者對源而名相沿而來之辭也是故曰假託則眞者自在吾不得以狂蕩為佛氏之罪曰流弊須并發源處一查即佛氏亦有不得盡辭其責者矣翁不云乎今日之弊莫大乎似儒非儒似釋非釋而成小

人無忌憚之中庸其說蓋起於憚儒道之拘撿慕佛學之圓通故仗佛畀孔以爲巳地耳豈知學佛而不成必爲類狗之虎學孔而不成猶爲類鵠之鶩又曰禪書新奇奪目而又可借其圓活以藏身儒道平淡無奇而又深苦其方嚴以禁欲詳味此數語以爲闢佛則翁之所不滿第指仗佛畀孔者而言於佛乎何尤以爲非闢佛則新奇之與平淡圓活之與方嚴其端之所由分當必有在似又難專歸咎於無忌憚之小人也愚故緣翁指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翁於陽明所云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則曰與孟子之

言性合於分接上中下根之說則曰宗門之見愚竊謂分接上中下根之說正從無善無惡謂之至善來也何也聖學在止於至善既以無善無惡爲至善安得不以無善無惡爲上根也翁於陽明所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則曰重新周子之太極於四無之說則曰宗門之見愚竊謂四無之說正從無善無惡心之體來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既以心爲無善無惡安得不以意知物爲無善無惡也夫如是又奚所可否於其間也

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爲一宗

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善去惡正所以復其無善無惡之體何也試按而評之既曰無善無惡當其爲善去惡善從何來既曰爲善去惡當其無善無惡善從何往本有而強之無是截鶴也豈性可得而損歟木無而強之有是續鳧也豈性可得而加歟且楞嚴經有之佛告阿難應審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信斯言也爲善去惡之因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歟

犄究觀近世倡道者之弊一一指出可謂知微知彰矣雖然陽明所云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誠爲精密而何以致此也竊於陽明之論善惡有異焉蓋聖賢之所謂善指天理之公而言也其所謂惡指人欲之私而言也乃陽明之論則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又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是知陽明之所謂善指無而言其所謂惡指有而言而特以理氣二字牽綴於其間至其喫緊提宗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居然與宗門之指不異矣後談玄虛而學者競崇

懸解即欲不厭有而趨無不可得也既已厭有而趨無即欲不尙灑落尙圓通不可得也既已尙灑落圓通即欲不掩戰兢之脉不可得也既已掩戰兢之脉即欲不成無忌憚之中庸不可得也翁之所謂因似當亦於此求之不識以爲何如

陽明謂佛氏偏於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翁疑其遺就世儒以爲是一大障矣然而翁亦有因聖人智崇而禮卑理雖互融而教不可以相濫也帝王所自立之天下非綱常不可維非庸言庸行不可幸而語上則非中人以上不可也故必主孔子而賓二氏焉

信斯言也佛氏又不必可以治天下也何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之所謂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即庸行而在庸行其悟與否則存乎人非庸言庸行之外另有一種奇特也今詳翁語意若謂語上佛氏與吾聖人同庸言庸行佛氏與吾聖人異將智崇禮卑可岐而二歟乃翁與鄒爾瞻書又曰近時學者不卑禮而求崇智不本分甚矣然後智不極崇則禮亦不極卑益服前種種滲漏俱生於智之不及耳信斯言也佛氏似乎不卑禮而求崇知也其可謂之語上歟由前之說佛氏偏於語上其於治天下僅及中人以上耳

固已不能如吾聖人之全由後之說并其語上者而亦有遺憾也又且不能以其偏爲聖人用翁之持論如此豈亦有所遷就而然歟然則翁所云一大障即翁亦未之能破也又何疑於陽明歟愚既以陽明先生之無善無惡爲疑而陽明亦目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不可以治天下然則聖人不言無乎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無方無體易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論語未嘗不言無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而獨不能不生異同於

無善無惡何也其故必有在矣而或者乃爲之解曰所謂無善無惡卽無聲無臭也卽無方無體也卽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是則始而等善爲惡卒又等善爲聲臭爲方體爲意必固我也夫善亦何負於人也而不譽之甚如此乎

釋氏理障事障之說總只是無善無惡註腳耳竊謂理障礙道視事障更甚不知與何者爲理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何以解也將所謂理者於性命之外另爲一物而所謂道者又於理之外另爲一物乎乃翁又曰不生不滅之理只在日用飲食間遺

人倫以求道非上乘之道也信斯言也理即事事即理雖欲遺之而不可得也何自而爲障乎又曰上士聞道日用莫非天機其次多習氣之累焉不入事障則入理障矣信斯言也本之習氣之爲障也非特與理無干抑且與事無干也何必并祛二者而後可以聞道乎

昔蘇子瞻譏程伊川先生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如近世講學家幾乎打破這敬字矣翁作六龍解特拈出一惕字謂六龍皆從惕中來最爲有功李見老揭修身爲本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爲補虛之上藥愚

於翁亦云竊又以為即是可以稽儒釋之辨焉仲尼不云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也豈得遂以無忌憚目之乃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似與所謂惕者有間矣翁之言曰學孔而未至名教猶得而範之學佛而濫其真則狂慧生而怪行出其流至於小天地畢聖賢蔑君父之倫而自託於無上之道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此猶自其流言之也揆厥所由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故程朱之闢佛也翁又評之曰道經云聖人生而大盜起佛雖

至聖不能禁後儒之不盜佛盜佛而瀉其眞至於掃六經而僻聖學則搜其本而攻之雖操戈入室必且以禦盜之功受上賞焉所謂本即愚所謂種子也靈獄拈花少林面壁暨乎法所雲布所在風生訶佛罵祖之徒喝棒雙呈機鋒迸出指天指地氣象分明宛然在目其亦可以觀矣是故從儒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聖人且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行不免誤天下蒼生矣何者其種子殊也象山先生曰總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悲始殊有味乎

其言及觀翁與耿恭簡書以爲孔子平日未嘗有此肰戶不覺悚然自失益翁之深於傷如此然則傷之一言所以標聖學之宗在是所以救釋學之濫在是信祖述憲章第一義也愚恐世之盜儒惡其害已而傷之至多只實於惟吾獨尊之案故爲究其弊云

造化大矣因果之說豈可謂無之要亦其中一法耳若便執煞恐又不免看得造化太拘也且信如釋門所言在昔聖賢只是這幾箇去去來來天地間但姓號名氏不同耳而又欲去則去欲來則來一切自爲主張不由造化然則羲黃堯舜何不時現而爲天子

稷契伊周何不時現而爲宰官常使斯世斯民享太平之福乎此猶自儒家之聖人言之也至如釋迦何不時現爲人天導師乎翁之言曰佛氏以三祇盡覺道孔子以一生顯覺道又曰見性可能也知命不可能也由見性而精義入神此猶一生之好學可幾由知命而窮神知化則非三祇之修證莫竟是知聖賢出世一番則增進一番必應重來者勝縱順流逆流間出不齊總其大都亦應有以相當耳何爲孔子之後再不聞有孔子釋迦之後再不聞有釋迦乎何爲聖一降而儒儒遂不復轉而聖佛一降而禪禪遂不

復轉而佛乎雖然吾且不必論至此也翁爲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矣謂孔子本願爲天下無王因緣而出矣然則爲釋迦計宜莫若現生於居士之家也爲孔子計宜莫若現生於王侯之宮也何爲托非其處各與願左一則欲謝輪王位而不得至於拂君父之命中夜潛逃一則欲求爲世用而不得至於栖栖道路徒抱無王之戚以老乎翁惜儒者不信因果特諷之曰必破此藩籬而後可窺道妙愚則曰必能窺孔釋去來之際而後可參因果之說爲儒者破此藩籬也

老聃以禮爲僞孔子却因而問禮此其意甚微非凡情所能漫測聃晚而乘青牛出函谷關著道德經卓然另開一宗豈非異人第其說半從憤世中來不平之氣至今猶隱隱可想猶龍之贊與列子載孔子推西聖語略同其有無真假亦非凡情所能懸斷也若原壤者則已叩其脛而賊之矣試看孔子生平待人有如此峻絕否嘗以鄉愿爲賊亦未指名其爲誰獨於原壤顯然加斥聲色俱厲方諸鳴鼓攻之尤有甚焉殆不可不察也翁謂周元公不闢佛亦不援佛蓋貫旁通二氏而銷歸於聖學似矣只銷歸二字尚應

理會竊意銷外辭也歸內辭也此正元公以身爲標有合於孟子反經之旨者也若曰明知二氏之爲是又恐世之疑其非也特銷而去之是謂閃迹拋踪明知三教之爲同又恐世之疑其異也特逃彼而歸此是謂推牆附壁去陽推陰人者一闢耳恐非所以語元公若曰元公嘗師穆修友壽涯輩則孔子且問官於郯子矣問樂於萇弘矣要其安身立命畢竟何在殆不可不察也

愚有感於翁之評元公也就高霽從而商曰元公何以不闢佛霽從曰太極圖說及通書字字與佛相反

便是闢佛曰誠若是程朱之闢佛也何居曰此則又自有說聖賢因時有作操縱闔闢一一切循其自然夫子歿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也異端競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辯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謹身修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殆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巧者因之假合於其間程朱之不得不闢者勢也元氣之存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似是之說雜然並興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去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此皆天理

自然之妙而有意為闢與有意為不闢者皆私也愚聞其言而韙之一日讀易至乾之上九便恍然若有會也曰湯之革桀也武之革紂也伊尹之放太甲也周公之辟管蔡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孟子之距楊墨也程朱之闢二氏也是皆所謂亢龍乎亢非聖賢意也時也是故曰有悔德曰未盡善曰有過曰罪我曰不得已雖乎免於悔矣而要之無損於龍德然則尚論元公當求其所以異於程朱者安在尚論程朱當求其所以異於元公者安在恐未可以闢佛與否為斷案也

孔子之道大中至正萬世無弊自此以下類不能無偏是故程朱之後之不能不流而支離也勢也陽明之所以揭良知也陽明之後之不能不流而蕩也亦勢也翁之所以表程朱子也是皆互爲補助以維世道以覺人心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翁猶謂以陽明教程朱以程子教陽明則出入之間恐不免遷就其偏非所以秉中正而立人極且朱子之不能無闢佛也爲濫佛者防也陽明之不能無濫佛也爲支離者激也孰爲典要非所以大一統而究聖眞故特揭祖述仲尼憲章與祖二語爲宗而自見欲則仰以仲尼

之圓圓宋儒之方矩欲方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
圓又謂治天下者必主孔氏而賓二氏至語及岐學
之弊尤惓惓再三致意焉翁之所以劑量於其間者
其用心最苦而所以防微矯枉爲萬世慮者亦最深
遠矣更何能贊一辭徐而閱翁諸所論著却又往往
輕孔軒釋其故何也翁始致楊宗伯書嘗不滿羅昕
江有肅孔奇釋之意寧忽之耶且夫人情希高慕大
未有不欲占第一等事者也今曰天下之至聖天下
之至誠惟佛氏而孔子不與聖而不可知之神惟佛
氏而孔子不與性還無始命還無始惟佛氏而孔子

不與造天地役百神惟佛氏而孔子不與天下宜何從焉賢孔子於堯舜則反覆明其不可賢佛氏於孔子則見以爲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撰諸祖述仲尼之指得無不相似歟愚又嘗讀御製文集知佛氏之道聖祖最得其深乃其治天下惟是尊事孔子士子所習惟五經四書及程朱諸大儒集註嘗國學成謂劉仲質曰頃議禮者多言孔子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萬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甚

再拜朕深遠其明斷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隆因議前後皆再拜其重道崇儒如此至於佛氏則存而不廢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班也諸習其教者要以上爲朝廷祝釐下爲兆姓禳禱比於古之巫祝耳未嘗使之得與吾夫子之徒齒也其書具在經筵不以進講學較不以課讀未嘗使之得與吾五經四書並行也卓哉聖祖淵識睿度越尋常萬萬矣今曰天下有佛則人天之所尊惟佛雖天子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則人世之尊惟君雖聖人不得以師道貳天子又曰世知五帝三王繼

天立極乘飛龍以王九垓豈知諸佛說法度生乘飛龍以王三界又曰佛氏人天師也佛一出世而天王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安得不謂之飛龍吾夫子以臣子之節明帝王之道但可謂之見龍而已是則聖祖以孔爲師者也翁以釋爲師者也揆諸憲章聖祖之指得無不相似歟雖然此非自翁始也聞諸闕德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張天覺曰佛療骨髓道療血脈儒療皮膚其獎佛也如是凡皆以佛爲宗不足異也而元人至號其西

域僧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彼法固然又嘗嘉靖間有胡清虛者故師事山陰王龍溪自言遇異人授三教混元之說而意終毀短儒以爲儒推道極於天天帝即帝釋於佛爲弟子儒推人止於聖神神不可知於佛爲入門要以張皇震耀譁衆驚愚快其私而止亦不足問也乃翁標宗在此讚歎在彼愚誠不能無擬議於其間況翁生平之所期待何如也海内同志之所期待於翁又何如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隘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語云天下之寶嘗爲

天下惜之此又愚之所以反覆躊躇而不能已於喋喋者也願翁於祖述憲章二語細加點檢仍以牘中所謂寧庸毋奇寧拙毋巧寧介毋通寧闇毋的四語時時自參自證夫如是然後可以孔矩別二氏可以孔矩攝二氏可以孔矩裁二氏可以孔矩防二氏可以孔矩用二氏可以孔矩挽二氏可以無逆而至於蕩可以無局而至於支離可以紹隆我仲尼可以對揚我聖祖可以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矣翁其許之乎

三教異同原是兩重見成公案非一時一人所能創

設要其同也必有以見其同其異也必有以見其異亦非人各以私意强爲主張也學者在審所尚而已誠欲祖述釋氏即空空子一編往往有豪傑在焉不謂吾儒之外遂無人品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之兩者翁何居乎雖然翁之於此非苟而已也亦既三折其肱矣故曰昔在明道書院中有悟入處自省性地欠徹旁參二氏家言而尤篤於禪此初年未定之見也又曰至戊子巳丑間夢兆潛通若從三家滚身而出者然後知吾儒斷斷

嘗學孔子而不可他有所慕此近年旣定之見也蓋
明道橫渠兩先生始皆出入於佛氏幾十年已而有
悟遂反而歸諸吾道翁之虛心磨勘了無執著始不
愧兩先生矣然而兩先生於歸儒之後語及佛氏輒
喟然咨嗟惟恐人之或陷其中我翁於歸儒之後語
及佛氏依然繾綣不已以爲是駕燧巢而軼堯舜莫
有能尚之者也其故何耶善乎我翁之言之也曰末
流中土多偷心或曰倭儒而陰崇佛乘或曰倭佛而
緣飾儒行是皆穿窬之類夜貓之習非大丈夫之所
爲也今若此其故何耶且翁又云自古聖賢未有不

通命世之局而可與於斯道者今試相與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衆乎趨禪者衆乎將陽儒而陰禪者衆乎卽陽儒而陰禪者衆也將示之異以嚴似是之防乎將示之同以開方便之門乎亦可知已是故德靖以前爲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礙也嘉隆以後爲程朱可也於時談玄課虛龍蛇溷淆狂風忽起吾不與其濫也是所謂命世之局也如但曰三教一而已矣祖述仲尼合三教爲一而已矣則自晉而隋而唐而宋已往往有能合之於上而何以見我聖祖之爲烈若大年若子韶輩

又往往有能合之於下而濂洛關閩諸君子反不免爲門外漢也然乎否耶凡此皆愚之所深思而未得亦愚之所欲效其芹曝於翁而不敢不一吐者也惟翁無厭無怨再加裁省灼然求其可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勿執勿隨一禀至當曉然令學者知所依歸不復牽於二三之說幸甚幸甚

顧端文公證性編第六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質疑下

再與管東溟書

向者漫有所質辱翁不鄙悉意剖示憲受而卒業焉時而爲一爽然若失也時而爲一欣然若得也所以開發頑吝多矣札末且諭之曰如有未愜不妨再商而尊牘亦以問辨名然則問之弗得弗措辨之勿明勿措固我翁之教也因復次第其臆以俟就正一日

忽自念曰如此不已將無落意見議論中乎以告家弟季時季時默然者久之乃曰此事若從軀殼起念委爲不可若爲自家性命心切於無疑生有疑於有疑求無疑何往而非實學恐不得以意見議論爲嫌也於是忽其憤而申言之仲尼不云乎誨人不倦憲也敬九頓以請

東溟贊曰君子見性之後而言性直下指出本體本不必盡合於前人之言而意自不相悖如孔子言相近巳精矣孟子復從相近之中拈出善字來不爲悖孔子也謂之發孔子之未發可也孟子遵

性善益精矣陽明復從善處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來不爲悖孟子也謂之發孟子之未發可也要之論性體者亦必合此三言而後盡言相近者兼氣質而言也言善與無善無惡皆不逐於氣質而言也其說莫精於程伯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其意蓋曰言性必兼氣質言氣質必兼善惡善與惡皆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性也人生而靜乃天之

性爲其雖合善惡之朕而氣質尚未用事也此是天性之真面目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以此若說到人生而靜以上便是繼之者善而非成之者性矣蓋孔子性相近之說但就人生而靜時說未嘗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孟子則說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然其所謂善者但以已發驗未發不以未發言未發陽明則復就人生而靜以上說出未發之中本色也故曰合此三言而性之說始盡

陰與陽對善與惡對而太極無對性無對也孟子言性善亦以仁對不仁義對不義而說此言情之

性不言性之性亦對言之善非無對之善也葢曰性乃純陽之物云爾然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也則安得執有對之善而言無對之性哉究竟至於無極太極則陰陽無朕而仁義禮智四字亦著不得矣奚其對無對乾元也所以爲至善也

元者善之長也可謂性非善乎然曰萬物資始則不但善始而惡亦始矣曰萬物資生則不但善生而惡亦生矣善惡從陰陽而分也陰陽亦太極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善而陰惡陰陽之中又分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成而不可易故曰成之

者性也然其所以生陰生陽生善生惡承無間斷者誰爲之太極爲之也太極卽乾元坤元之總名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善者善之長何以生出惡來太極一本而萬殊也以其萬殊故對惡而稱善萬殊原于一本則何對之有故性善之善不與惡對也○如以孟子性善之說而參孔子性相近之說則亦不可謂性果無善惡若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矣程子所以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以善惡皆性之說而參周子無極之說則又不可謂性果有善惡若有善卽有惡不得

謂之無極矣程子所以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也
易言陰陽甚活蓋即健順而爲健順即淑慝而爲
淑慝取義則在在皆通執詞則在在皆礙天下豈
有陰陽外之物哉太極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善惡不屬陰陽而誰屬也兒欲破無善無惡之
說而曰太極圖說具在試於所言陰陽處各代以
善惡二字可解乎不可解乎則易傳嘗言陽卦多
陰陰卦多陽之義而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
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試於易卦所言陰

陽各代以君民二字其亦可解否
兒謂無善無惡四字畢竟欠穩然使不究極於繼
善之原則性善二字亦是欠穩吾今代爲孟子發
疑問而代爲解之謂人之情必可以爲善不可以
爲惡而决性之善乎則桀紂幽厲之情未見其可
以爲善也謂桀紂幽厲之惡出於習染而非赤子
之初性乎則楊食我之惡性卽從母胎中帶來不
由習染也謂楊食我之性爲怪性而孩提之愛親
敬長乃常性乎則嬰孩何以獨戀母而不戀父戀
乳母而不戀生母也又何以見食則與兄弟爭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果善也謂孩提之愛欲亦出於感物而動而非未發之本性乎則已發即未發之苗也未有以天機之根而發者欲之苗者也且未發之時尚無喜怒哀樂之萌何以知其有善而無惡也抑謂極不善之人亦知天地君親之爲大仁義禮智之爲美即此便是未泯之良心乎斯又出於習聞習見之所漸而非冈地一聲之時卽然也儒先爲之解曰天命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不善旣分二性則言性者何得舉天命而遺氣質也又爲之解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君子

非性而小人性之則言善亦君子之偏辭也然則
孟子之說將無以勝荀揚之說矣蓋必窮至於資
始統天之乾元與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而後性善之旨始有著落耳
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其言大類告子而意
則迥然不同陽明對意之有善有惡而言心體無
善無惡此指未發之中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
還性與告子對孟子之言性善與或人之有善有
不善而言無善無不善此指血氣中之識神言也
其究率人殉食色而禍仁義學者抑言胡可以辭

眞意
均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仁義爲性生告子以食
色爲性生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子之性善
告子通荀子之性惡
見以無與有對而駁善與惡對言非不巧而非所
以論性也蓋有無落二見則無誠與有對即不落
二見而或狀道之不屬一邊如云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則無亦與有對至於言到太極無
極言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無豈與有對乎充
斯辨也則愼獨之獨亦當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

亦當與不一對凡古人根極理要之言種種俱戲
論矣
愚前有感於倡道立極之難故究陽明學門之流
弊而曰知彰而不知微此亦苛論也不如鄒爾瞻
之言曰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疑其學兄
謂陽明之所謂善惡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
則苛更甚矣善指天理惡指人欲此善惡之大較
也於中拈出性體剖厥幾微則各隨所見而說亦
有不必盡符者孟子曰性善而程伯子曰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學記曰人化物而滅天理而伯子曰

善惡皆天理亦異乎古人之所謂善惡矣而其意

淵語亦圓也陽明亦有圓悟於善惡有無之際旣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

旣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又曰有善有惡者氣之

動向非見性親切豈能七通八透如此理之靜處

卽是心指未發之時言也故曰無善無惡非專以

善而屬之無也氣之動處卽是意指已發之時言

也故曰有善有惡非專以惡而屬之有也但旣以

無善無惡言理之靜而復接言循理便是善似循

乎無善無惡之理而總之爲天理也旣以有善有

惡言氣之動而復接言動氣又是惡似動於有善有惡之氣而總之爲人欲也此所謂意圖而語滯也然就其語之滯處究其意之圓處則所析善惡之幾爲最精無善無惡謂之至善此言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者也世儒之知言者寡往往認陽明爲逞雄心立新說之豪而不察其悟道之實似等陽明於姦雄然者高明如兄而亦有此疑耶未謂學者既厭有趨無則不得不尚灑落尚圓通而掩戰兢之脉既掩戰兢之脉則不得不成無忌憚之中庸此則確論

也

儒家之闢佛久矣愚獨主孔賓釋亹亹及之何也

道必有箇至處吾人從無量劫來死死生生亦必

處六經中豈無及於此者而語意多含

人所難參如易傳中贊乾元統天逼眞露出毘盧

遮那以上境界此實聖學之起因緣果處而誰知

之孔子雖微露於傳中而又不緊與中人語故後

世罕聞其說唯釋迦與於西竺現出乾元統天境

界然亦現其少分耳其理則滿盤托出儒者又以

其棄家修道不合中國聖人之矩而外之言乾元

者不曰四時之春則曰四德之仁而其所謂仁體不過見得方寸中有箇昭昭靈靈之物渾然與物同體便以爲乾元在是矣豈知此昭昭靈靈之物即死死生生之本非不生不滅之乾元也乾元固亦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靈求入乾元不生不滅之果又不可得然則聖學究竟於何地乎人道結果於何生乎此其一件最大未完公案也周元公作太極圖說蓋已拈出此機而以五宗昌熾之餘不得不顯孔而微釋二程欲張孔學乃并釋氏所通於大易之理而盡掃之雖有與趣

斯文之功而乾元則落於八識田中矣昔人有言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愚亦竊謂元
公以前聖學掩於禪宗而孔子之乾元存元公以
後聖學歸於儒門而孔子之乾元隱也此非元公
之過程朱之過也亦非程朱之過不善學程朱之
過也故愚欲發元公之隱補程朱之遺而爲孔門
了此一大公案焉
謂横渠脫逃佛老則可謂明道亦從禪歸儒則不
可明道以髫年師元公即得孔顏樂處而以興起
斯文爲任其顯孔微釋元公實導之也所以涉獵

佛書固欲會其意而滴之亦欲乘其隙而攻之故謂佛與儒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又覩禪僧之威儀而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其理會益深於横渠而借爲淫聲美色而遠之之說大槩以孔子下學上達之規律本尼也然察其平日精到之語半從禪書翻出而操戈尤甚於横渠恐亦質諸鬼神而有疑也雖然禪門之狂風盛矣微元公爲之先二子爲之後則宋室純是禪師世界耳而元公之意尤察吾嘗參外傳而元公與壽涯禪師最相友善壽涯深悼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

人而闘佛說眞禪門之傑哉

性太極也是太極也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非有二也是故人生而靜以上如是感物而動以後如是縱其陷溺牿亾亦如是氣稟不得爲之拘也情欲不得爲之蔽也書言帝衷詩言物則孔子又闡出乾元坤元之與孟子又拈出仁義禮智之端上下千載先聖後聖更相發明總之只是道性善而已乃說者多異辭何也或想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㝠㝠漠漠窈然莫窺似乎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爲性之本來面目也或看到感物而動以後見其紛紛紜紜

雜然莫定似乎有善有惡便認有善有惡爲性之本來面目也善與惡之相去遠矣無則俱無有則俱有吾不知性果何物而然也然則孔子何以曰性相近也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非以性爲無善無惡亦非以性爲有善有惡也無善無惡指何者爲近有善有惡應曰性相遠也指何者爲習然則何以不曰同而曰近也此朱子所謂兼氣質而言也兼字下得恰好專以理言自聖人至於途人等也奚啻曰近專以氣質言其間或相倍蓰而無算矣奚得曰近惟以理爲主帶氣質說來所以不曰同不曰相遠而謂之曰近

也近者不遠之辭故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然則程伯子何以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曰此專以氣質言也事以氣質言非性之本色矣故委婉其辭曰亦不可不謂之性隨繼之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以掃亦不可不謂性之說也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由此觀之所謂不是性者正以其有善有惡而所謂不容說者非以其無善無惡也故又曰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既非兩物相對而生分明只是個善也然則伯子之指

可識也又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伯子之指益可識也今翁之言性也本孔孟乎本程伯子乎本孔孟則孔孟之言性善方翁之言性善圓也本程伯子則程伯子之言善惡圓翁之言善惡方也再乞裁教

翁之論性原援太極圖說爲證故亦據太極圖說以請若就陰陽言其義甚活孰謂不得以善惡配也雖然謂太極生陽生陰有陽無陰不足以爲太極信矣謂太極生善生惡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也可乎

如曰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則含惡趨善亦不足以合極乎況翁言陰盡陽純乃還太初則極固可謂有陽無陰矣獨不可謂有善無惡乎

孟子之言性善猶曰性乃純陽之物然則荀子之言性惡猶曰性乃純陰之物耳其偏等也竊惟人稟陰陽以生闕一不得至以善惡論又當活看若謂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遂謂天下未有有善而無惡者將無太執且曰無惡則亦無善有善則亦有惡夫是善惡兩者亦若一陰一陽之互根循環而不已也然乎否

翁謂孩提之童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未足以徵性善乎以愚觀之豈惟是哉假令是孩提之童也生而襁褓於人比其長也可使制挺而撻其父母矣雖然誠有人焉於其前呼而詔之曰是汝之父也是汝之母也有不駭然自喪藹然自傷若無所容其身者乎然則翁將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乎將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乎如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爲性也性善兩字誠欠穩矣如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爲性也種種之疑不亦可以渙然冰釋乎

翁云吾代爲孟子發問而代爲解正反覆以明性善

非駁性善也試然誠然惟是中所拈性習二語尚須擬議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今謂極不善之人亦知仁義禮智之爲美乃得之習見習聞而非固也一聲之時卽然也則是習相近也性相遠也且習見習聞之仁義禮智又從何來幸再詳之

翁之意蓋謂均曰無善無惡而在陽明言之卽得在告子言之卽不得何也爲其一以仁義爲性一以食色爲性也愚竊謂均曰無善無惡而在告子言之卽得陽明言之卽不得何也亦爲其一以食色爲性一以仁義爲性也夫仁義性之德也是純粹至善者也

食色性之欲也之於善則善而不可執以爲善之於惡則惡而不可執以爲惡是無善無惡者也孟子名仁義之性曰善告子名食色之性曰無善無惡各道其實而已今以仁義爲性亦云無善無惡循名揆實得無爽歟以仁義爲無善無惡將以何者爲善歟告子以仁義爲性之染色翁亦將以仁義爲性之染色歟此則就膚見求之而有未慊也且孟子道性善夫人而知其是也荀子道性惡夫人而知其非也乃無善無惡繫以仁義便通孟子之性善繫以食色便通荀子之性惡則其說恰在可是可非之閒是故曰仁

義曰食色的然各實有所指而此一語祇爲空頭話
曰性善曰性惡判然各自持所見而此一語却爲兩
頭話矣其可以語性歟而翁又曰性善惡之統宗也
得非以專言善者必不能通諸惡專言惡者必不能
通諸善而惟言無善無惡者乃能善惡兼通惟善惡
兼通乃能爲善惡之統宗歟此則毓尊見參之而未
有慨也幸一一裁教
贖引中庸未發之中證無善無惡似矣第不知喜怒
哀樂與善惡同否如以爲同試曰善惡之未發謂之
中善惡之發而中節謂之和其亦可通否愚敢竊取

我翁之意而爲之說曰子思子之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真陽明先生之所謂無槩善惡而言也其究使人耽虛玄而槩實體盖兩言微若相類而意實逈然各別知言如翁亦願於幾微之間一審之也

翁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即無善無惡之善與惡對矣一指其統體而言所謂大德敦化也一指其散殊而言所謂小德川流也仁義禮智既列四名便屬散殊故翁亦指爲有對之善要之此只就散殊之中互相爲對如成己成物之說則仁與智對如人心人路

之說則仁與義對如制事制心之說則義與禮對智諸方與圓對縱與橫對春夏與秋冬對不應曰仁與不仁對義與不義對禮與不禮對智與不智對也且統體之善卽散殊之善也何曾餘却一毫散殊之善卽統體之善也何曾欠却一毫今以其爲散殊也不得等於體統固別而名之孰爲無對孰爲有對類已過於分析矣然而固有說也無庸吹疵若以其爲散殊也遂抑而夷諸惡謂與惡對則凡是非可否邪正淑慝皆等而爲一無復區別於其間矣流弊可勝言乎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一有無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一有無也孰爲對孰爲不對愚竊惟對之爲義不同有平對有反對平者均敵之辭反者懸絕之辭是故論反對凡善皆與惡對論平對凡善皆不與惡對今旣主平對而言矣猶曰善與惡對則是仁之視不仁義之視不義亦等也則是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夷齊之讓蹻跖之爭亦等也則是告子之以湍水東西喻善惡亦無不可也夫然雖曰愼獨之獨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與不一對也庸足怪乎

陽明先生中興聖學其揭致良知簡易直截於提醒人心最爲有功至其事業其節義其文章又皆卓朗俊偉赫然足以名世此英雄也何謂姦雄愚特以提宗一語不免示姦雄以利器而世方相與後而張之謬不自亮僭爲推跂信背矣信背矣若據陽明所與薛尚謙論花間草一段公案委是以善屬無以惡屬有非愚敢一字增損也即如我翁始爲有無之義分疏而證以未發已發至言繼爲善惡之義分疏而證以率性之謂道繼有所向便是惡一言其剖析精矣要亦我翁之意云爾試合上下文參之其以善屬無

以惡爲有因自若也翁能圓其意不能不滯其語也
將亦謂之苛乎而愚則不敢借翁以解也於是退而
再檢原牘委多疎漏輒以其未盡者繹而申之俟兩
端之竭焉蓋翁之言曰陽明拈出此心無善無惡之
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其謂爲善去惡自初學至
聖人究竟無盡尤爲精密而獨訝爲其學者往往執
上一語忽下二語甚竊以爲惟其執上一語爲心體
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何也學者學以求盡乎
其心也心本有善無惡故聖賢之教人也惟曰爲善
去惡爲善因其有而有之也去惡因其無而無之也

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今以無善無惡語心以爲善去惡語格物似已不免判而兩岐若曰意有善有惡即爲善去惡但從意上檢點是又所謂舍原而尋流也況乎所重在四無則所輕在四有究亦不能抗而愈行若曰聊以有始之徐以無收之是又所謂煑沙而求飯也必不幾矣愚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而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

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而爲心之體翁不云乎心生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心滅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非不生不滅也意可知已愚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蕭得而徵之往聞影明翁子

稱有超悟者莫如王龍溪翁稱有超悟而又有篤行者莫如王心齋翁心齋之門人嘗問爲善去惡功夫心齋謂之曰見在心地有惡否曰何敢有惡心齋曰旣無惡更去何惡良久乃謂之曰見在心地有善否曰不見有善心齋曰卽此是善更爲何善是心齋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龍溪謂錢緒山曰先生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心旣無善無惡意知物亦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緒山曰若爾

仰工夫亦不消說也是龍溪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夫豈惟心齋龍溪即陽明亦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又謂龍溪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只恐人信不及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旣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祕又謂緒山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其於有無之際低昂如此是陽明且自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旣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旣已拈出一箇

虛寂又恐人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掇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二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愚竊有味乎羅念翁之言之也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也愚又有味乎王塘翁之言之也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

悟必依憑此語如物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於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可以觀矣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鴆毒四有之說主功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抑揚稍失其平弊實遂至百出又可以觀矣然則陽明非歟曰嘗讀翁與于如菴書有曰凡命世聖賢立教未睹其利先睹其弊不以一已之超見爲學術而以天下後世之準繩爲學術最是確論竊惟無善無惡陽明之超見也如遂以之

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揆諸中庸教體得無少闕是故尚解悟者就此覓出種種玄妙高標無上之法門喜脫落者就此覓出種種方便剏啓無窮之弊孔誠不勝私憂過計耳然則陽明不念及此歟曰天泉證道獨於爲善去惡反覆丁寧殆亦有概于中而然也特其見地過圓矯枉過正未免將無之一字提掇太重以致合下便種却病根卽徧鵲盧醫授以神方畢竟用力多而收效寡耳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推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又當長慮却顧惟恐至於殺天下萬世者何況肯舉而張諸顏

子明道之上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此於翁意不知有當否此段後以入東林會約

正心誠意四字似與無善無惡四字不同習正心誠意之說而泥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中猶不害爲君子影無善無惡之說而流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外遂不免爲小人然則兩者之於世道何如也且正心誠意之說爲其泥而厭焉者什三爲其法之最嚴而厭焉者什七無善無惡之說爲其流而厭焉者什三

爲其見之最玄而喜焉者什七然則人情之於兩者何如也是故論道術正心誠意爲聖學無善無惡爲宗論辨端來自正心誠意者其患小來自無善無惡者其患大論習尚主於正心誠意者助常少主於無善無惡者助常多憂世君子宜於此焉動矣而或者乃爲之辭曰識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信斯言也大學曷不以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以無誠無僞言意而必曰誠意乎

孔子言仁不無因而託於仁以藏偷者然而仁無咎也孟子言義不無因而託於義以藏偷者然而義無

咎也陽明先生言致良知不無因而託於良知以藏偷者然而良知無咎也惟是無善無惡一言原屬險語咎不專在於託之者矣翁痛世之糠粃仁義而謂性善二字亦救不得乎試思仁義性也誰得而糠粃之糠粃仁義從無善無惡之說來然則揭性善二字縱未必能挽回時弊萬分一猶可以闢糠粃仁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爲糠粃審矣非惟無咎而又佐之君子於此亦當分任其咎焉安得上諉諸天而曰有命下諉諸人而曰道權不在乎至所謂見性見到徹處修行修到密處則正本澄源之極

論也
翁謂無善無惡可與善惡皆天理之說相參乎昔韓持國嘗言道無眞假伯子謂之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哉今翁言性無善惡愚亦曰既無善則惡耳既無惡則是善矣善惡皆無尚何有哉以此相參似更分曉不識翁以爲何如愚向者頗疑善惡皆天理之說不必果出於伯子今覩其語持國者如此亦可以三隅反矣
翁謂原壤夷俟狎中寓諷孔子叩脛狎中寓規信可謂能求之言語之外矣只賊之一字似尚不免費分

疏在試看賊德之賊與盜賊之賊此兩人罪案孰輕孰重蠹物害人其間相去幾何此其難爲原壤解者也夫子於冉求警之以鳴鼓耳於孺悲警之以取瑟耳獨於耆耄之交年高德邵之人警之以杖而猶未也而賊之得無刻薄否且夫子之交原壤久矣度其侯是其常態何爲一旦異而責之縱異而責之猶細失耳何爲歷數其生平之無狀而賊之又得無刻薄否此其難爲孔子解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原壤老氏之徒也獨立獨行不帶人間世些子烟火氣夫子之所奇也以禮爲僞至於登木而歌傷務敗俗將何以

訓是又學老氏而失之者也夫子之所痛也是故正言以喻之不可絕之不可置之不問不可因借夷俟以致警焉呼之賊者甚其辭以示震動激發之意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爲有隱乎爾又寬之使其可受庶幾退而深思翻然有悟非但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翁曰夷俟之意與登木而歌同近日狂宗正蹈此弊但原壤眞而狂宗僞耳愚不知登木而歌如之何而謂之眞如之何而謂之不僞乎昔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都是僞爲范濟美曰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不敢當濟美笑曰子

發是僞爲善公是至誠爲惡然則登木而歌姑以嬌
俗耳非眞也猶可如其眞也得無有如濟美之所謂
至誠者乎論至於此乃知壤之爲狂其關涉世道有
大於冉求孺悲而夫子之處壤其始終苦心有深於
鳴鼓取瑟皆試想之倚中無限懇惻無限委婉無限
眷戀千載之下猶脉脉如在也翁微原壤之顯而闡
其幽想且微夫子之顯而闡其幽竊謂此亦當求之
言語之外耳若曰舍其大而警其小是之謂不知務
若曰因其狎而狎之是原壤能於孔子之前提出本
色以掃孔子之禮孔子却不能於原壤之前提出本

色以持原壞之狂且又從而和之惡在其爲孔子也
無極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舉不得而外之以是爲
源頭所在也翁謂周元公由没三教融會而成太極
圖說復謂其隱釋顯孔其說近於相反矣至云從謂
太極圖說與佛相反翁又不肯也愚未及究云從所
指爲相反者何如第按尊牘研之則疑端亦往往見
焉試陳其畧蓋周子自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
所謂體用一原也自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所
謂顯微無間也若曰不置身陰陽五行之外曷由返
本生於無極不寓身陰陽五行之中曷由錫太極於

羣生是陰陽五行與無極岐無極又與太極岐矣疑一翁嘗謂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分之始言眞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按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分陰分陽就兩儀言也是故就兩儀未立而曰陰陽未分可耳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可乎誠使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彼其動而靜靜而動者果何物乎而以證性之無善無惡也疑二再考翁答雲從簡謂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按周元公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本則原來如是

一則混然無二也今以銷歸爲言恐不知其銷也於何而銷其歸也於何而歸乎疑三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氣有何先後謂之生者理爲氣主耳是故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乎不在析言之天地之開闢陽也其混沌陰也合言之開闢陰陽之出機也混沌陰陽之入機也今也一則曰銷歸混沌一則曰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其終未有不反於無極者幾於以混沌當無極矣業以混沌當無極將不免以開闢當太極矣豈混沌只光光一箇理到開闢乃始紛紛氣用事耶疑四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凡

皆陰陽五行中物也有來有去者也至於父子之則君臣之則夫婦之則凡皆無極太極中物也無來無去者也翁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止孝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現生特顯涅槃相愚謂爲君止仁則爲君清淨爲臣止敬則爲臣清淨爲父止慈則爲父清淨爲子止孝則爲子清淨便是顯涅槃相其逃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耳若轉來境爲去境而曰無去無來之本體固然也得無偏乎疑五不寧惟是就天地而觀時而自無入有時而自有入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就天地之所以而觀無所

太極之藏諸用有外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非是實莫得而欣也莫得而厭也譬若人之有死生然順之而已矣順之云者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年則求百年正當如是而已矣是故以此而生謂之順而生以此而死謂之順而死以此而生而死謂之不生不死假令銷歸混沌乃爲究竟竊恐混沌之後仍是開闢由後以遡令混沌之先原是開闢者循環曾無窮已而特於中妄生揀擇揆以自然之理何其甚不易簡也疑六翁引楞嚴印太極圖說似乎句句同字字合乃其可疑者又如此必有以也

性一乎二乎如其二也不名爲性如其一也壽涯旣斷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矣所闢者又何物乎而翁亦曰元公挽釋歸儒舍無極而顯太極也然則無極太極一乎二乎願闢其說

道之至處太極也起因結果皆於是乎在翁以乾元爲主故遂以太極當之若以太極爲主乾元自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此義補在易傳中只看人如何認取似不必按一說以格之也如必按一說以格之則孔子之贊乾元便繼以亨利貞何嘗謂元亨利貞之外別有一元而其所謂元

者善之長亦卽四德之仁四時之春也將并從而訛之乎翁謂孔子之贊乾元統天逼真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而求正牘中又謂天地萬物必有以始之者三界十方必有以統之者是矣然而凡言道必推本於太極凡言太極必知其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橫無邊竪無際前無始後無終也奚必珍爲獨知之契乎且佛氏之所謂性覺也故宗其教者往往只從昭昭靈靈中作生活吾儒之所謂性太極也自不至與昭昭靈靈者相混矣乃以此擬程朱見地乎卽如翁言乾元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

靈求入乾元又不可凡學者立脚吾道中有箇入處會須識得曾謂賢如兩先生而智不足以及此乎竊惟吾儕學問只是見在一著於此得力卽過去未來皆在其中因果之說自應存而不論必欲論之所謂孔子之後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者業已難乎其爲解矣若曰衆生根劣故貶德以從時也聖賢不能易天下之滔滔翻爲天下之滔滔所易耶審爾則世道升聖人與之俱升世道降聖人與之俱降其何以爲聖人而聖人之去來又何損益於世道耶而況孔子之化身廣乘君也了緣之化身韓混也其

又何所爲而來何所爲而去耶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然則何如曰吾中國自有書契以來聖哲代興其間尚不乏荒唐謬悠之談如所謂補天射日者經孔子刪定而後秩如也佛氏好語神通又生於西竺去中國且幾萬里矣其書寧無附會假托惜乎莫有人焉爲之釐正而好事者又從而益之掇拾影響假借譌傳魑魅魍魎公然書語至於奇幻百出紛紛藉藉不可勝記也無論其他即如目孔子儒童菩薩幾於侮聖信斯語讖自佛口幾於侮佛高明如翁而猶數稱之況庸庸者乎昔孔子不語怪力

亂神而司馬温公之論佛以為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謂之誕則無也謂之神謂之怪則有也有者舍之而不語於以見聖人之慮世為甚深無者擯之而不信於以見君子之守道為甚篤知此而後可以讀釋典矣翁以為何如

東林會約序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楊龜山先生始今東林其臯比處也自元以來東林蕪廢久矣復之自邵二泉先生始王文成之記可考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自顧涇陽先生始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修持之要葢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其不能無事也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遺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

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於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烏乎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讀鍥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以不負斯約云時

萬曆甲辰十二月丙寅同邑後學高攀龍序

顧端文公東林會約

後學高攀龍　劉元珍
門人史孟麟　安希范　仝訂
弟允成涇凡叅

愚惟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則顏曾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於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得而見也當於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忽也於是掇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於初學俱有不能越者則亦未嘗無定

法也稽古昔述生民揆典則秩彝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已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

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不出此矣東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之必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屛九損然後可以互爲維持俾明者常明行者常行要諸永而勿墜也謹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繹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爲學所爲問所爲思所爲辨所爲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自能忠信乎行自能篤敬乎忿自能懲乎欲自能窒乎善自能遷乎過自能改乎處事也道誼功利自能剖決乎接物也有不欲自能勿施有不得自能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則一切皆我也不識則覿面千里也是故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貿貿焉與禽獸並生並死於天地之間不識也葢亦有自以爲識者矣徐而按之其識也殆無以異於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於不識也此無他其於學也以已爲準而不以性爲準其於性也以其所謂性爲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爲準於是人執一班競闢徑贊高之則荒於無而公然躍出人倫日用之表也卑之則滯於有而僅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也道術始爲天下裂矣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聞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

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於同中生異或於異中强同詖淫邪遁皆從此起不可不察也曰然則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爲無善無惡之所影響而未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爲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親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親乎善君子慕其實將曰孜孜爲善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曰惴惴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謬之干鮮不意沮而色怍矣是率天下而撿攝

於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於是親義序別信皆爲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爲桎梏有礙自然從古聖賢之所叮嚀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馳騖於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什百千萬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强而合之耶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爲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

一切藐而不爭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於天下者又自介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於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於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於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猶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功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夫既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為善去惡之說必屈為善去惡之說屈則其

以親義序別信爲主其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使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尚可得而救正耶陽明之揭良知㝡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言難於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羲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曇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微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均一善也在彼既看得太低極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在此又看得太

爲極意描寫以杳冥恍惚者當之而善之本位失矣彼掀翻
稱恐均之不必有當於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𡨋孟子之
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懲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
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㮣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
無不善於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自在
也混無善無不善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
謂性亡矣岐性善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凡有識者類
能辨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爲人心之惑混性善於無善
無不善呂嬴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羲堯
周孔之宗矣嗚呼此儒者之所爲硜硜護持力爭於毫釐
杪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爲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夫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人之一生之

精神之所結聚也是人之一生之事業之所根柢也要在能自立而已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曰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自可超凡入聖爾深有味乎其言以爲濂洛關閩諸先生所以直接洙泗之命脈在此來學者所以頂承濂洛關閩之命脈亦在此是故君子立志之爲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籍程子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爲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照耀萬古恒於斯譬諸雨露焉潤澤萬古恒

於斯學者誠能讀一字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循循不已其爲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俾斂然思俯而就不淫於蕩矣其爲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見俾聳然思仰而企不局於支矣此豈非窮理盡性曲成不遺賢愚高下並受其益者耶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趨是曰穿鑿或畏其方嚴文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曰執方至乃枵腹師心目空千古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亦從而和之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見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則亦從而和之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嗚呼審若是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

年畢力鄙什諸東流也已矣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説紛紛籍籍將安所取正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爲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僞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徵諸身本諸身必徵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易作易輟欲相與交修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於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厭惟今日聲色用事人亦以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於僞矣所以斷

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之謂歟是故君子審幾之爲要

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旦創而有之將無高者爲笑卑者爲駭是亦不可以已乎請應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講於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於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爲笑者謂迂濶而不切耳所爲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欲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行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所不可離之事曷云迂濶又皆夫婦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曰學顧躬行何如耳

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曷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韙之名於天下何也請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爲稷契皋夔乎所稱某某等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耕也農不以耕爲諱而士乃以講學爲諱農不以宋人之揠苗移諉於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諉於講學其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協而破之是在吾黨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之教人爲聖爲賢非徒也惟是上

之所習者佔俾所希者科名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尚不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德義相切磨使之誠厥意正厥心修厥身以求馴至乎聖賢之域而設學之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為善亦欲其無方今茲之會近而邑之矜紳集焉遠而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焉其有嚮慕而來者即草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而聽教不拒也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無事事操則游思易乘也縱則惰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者儼列於前少者森列於後耳目一新精神自策默默相對萬慮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狎童僕之與偕煦煦耳親故知好之往來涸涸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之時非仁義不

談非禮法不動瞻聽之久漸摩之熟氣體爲移肺肝爲易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於道耳誠有志於道方當不遠萬里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能彼此互相嚴憚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孰近焉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見聞有限衆人之見聞無限於是或參身心密功或印證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鄉井利害蓋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遂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大衆之中投機遘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會也無謂每年僅八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即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爲揆諸見今對衆

一念能悉符合否必有惺然不容瞞昧者矣又卽是時徐而預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爲率吾見今對衆一念能不滲漏否必有凛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間卽所以起舊圖新爲終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旣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間公案耳豈非人生一大關鍵耶七也此猶就自家撿點言也而人之撿點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堂中人耶願閎已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爲齊明盛服肅謁八先生之前者耶興時孰當楊先生乎孰當羅先生乎孰當胡先生乎孰當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蔣先生邵先生乎夫如是其責我也不已備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妄自非

薄聊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見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言或立功或立節非不足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而自道觀之猶枝葉也非本根也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聲爲律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地矣非復如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也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九損

九損云何比暱玩狎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己不平浮也或談曖昧不明之事或談瑣屑不雅之事或談怪誕不經之事

妥也已有過貴在速聞過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為文飾怙也人有過貴在委曲密移而或對衆指切致其難堪悖也問答之間意見倘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示而或遽為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繹答者之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遽為執辨至於有激而不平滿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塗說略不反求恭也凡此皆致損之道也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淳公之言庶幾其知命乎龜山先生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

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蔵爾東林屢廢屢興即已大半落為僧匪幸其舊地可復於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也耶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於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衆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讚嘆非夫東林之為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戒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

迺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

東林會約附

一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啓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爲始餘月以十四日爲始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遍啓

一大會之首日先捧
聖像懸於前堂午初擊鼓三聲會衆至各具本等冠服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爲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衆已齊集東西相對二揖申末擊磬三聲東西相對二揖仍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

揖用常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
二日第三日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爲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爲主週而復
始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於知賓卽登
入門籍會日設木柝於門客至闕者擊柝傳報知賓延
入講堂

一每會推一人爲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
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卽有所見須俟兩下講
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一會日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爲蕩滌凝滯開發性
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詠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

融液神明自通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惟靜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於門外聽候勿得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蹤寄驗見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送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席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席加果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浹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遇遠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共受一帖共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於會

所各以单帖通名庶不至疲獘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